

# 我，机器人

[美]阿西莫夫著

外国文学名著  
青苹果电子图书系列

# 我，机器人

原著 阿西莫夫

改写 维维 赵计英

# 目 录

空中石子 ..... 维维 (1)

我，机器人 ..... 赵计英 (51)

# 空中石子

## 一 一步之差

在芝加哥郊外幽静的街道上，一个胖胖的有些秃顶的老人，正在悠闲地散步。他叫约瑟夫·施华兹，是个退休裁缝。施华兹有一个温暖的家，有自己的房子和存款，妻子身体很健康，两个女儿也出了嫁，还有个小小外孙常绕在他膝边，使他感到非常快乐。他有着非常好的记忆力，虽然没有受过所谓的“正规教育”但他非常喜欢看书，而且“饥不择食”，凡看过的东西差不多都能记得。

在孩子们身边走过时，他对他们总是宽容地微笑着，默默地祝愿他们迅速地但不要太艰苦地成长，度过青春，去享受幸福的晚年。

他慢慢地走着。突然看见一只褴褛的女布娃娃笑眯眯地躺在人行道中央，像是个被遗忘的弃儿，施华兹抬起脚刚要踢上去，他的脚尚未落下……

没想到，正是这一步之差，竟使他从这令他满足的、熟

悉的地球上消失了。

## 二 另一个世界

一切只发生在一步之差中间。当施华兹举起右脚要踢开那个褴褛的女布娃娃时，突然觉得头晕——仿佛有阵旋风把他卷起，把五脏六腑都吹了出去。等他放下右脚的时候，觉得气都喘不过来，身子慢慢软下来，滑倒在地上。

等他再睁开眼睛的时候，一切都发生了变化。原来他是走在混凝土路上，现在却坐在茂盛的草丛中，周围的房子也都不见了，更使他感到震惊的是，那些树上的叶子有些已经变红，完全是一派秋天的景象，而他自己却清清楚楚的记得，他散步时是6月的一天，一切还都郁郁葱葱。

他感到十分恐惧，但他看到那个小布娃娃依然在脚下，奇怪的是娃娃被干净利落地从肚里切了一刀，塞在里面的纱线虽然断了，线头却切得很整齐。再看看皮鞋，右边的那只皮鞋闪闪发光，鞋底的尖头，也就是伸出鞋边的那部分给切掉了，而且切得非常光滑，这是任何一位人间鞋匠用人间的刀都无法模仿的。

施华兹怀疑自己是在梦中，掐了自己一把，觉得疼，但马上又觉得这并不能证明是不是梦，因为他经常在做梦时也能觉得掐得疼。他记得在一本书上看到，大多数梦持续不了5秒钟，梦做得长只是一种幻觉。他抬起手腕看了看表，秒针在不停地转着，不知多少个5秒钟都过去了。

难道是健忘症？这不可能！施华兹瞧了瞧衬衫，确实是早晨穿的，而且是件干净的衬衫。他沉思着，把一只手伸进上衣口袋，掏出一个苹果来，他发疯似地吃了一口。苹果很新鲜，还有点凉，这是他两个小时前出门时从冰箱里拿出来

的。

他觉得自己快要疯了。应该是个梦，可那个小破布娃娃又是怎么回事呢？要不他真是疯了。

看看快近黄昏的天色，他突然觉得这地方静寂凄凉，不由得浑身发冷。不行，得去找人，或找到一户人家，这就需要先找一条路。他转过身，向树木最稀少的地方走去。

周围空荡荡的，什么也没有。没有汽车，没有电话，没有警察。他无法回到芝加哥。

太阳下山，星星出现，天黑下来了。左边的地平线上微光闪烁，从树隙间可以看见一道蓝色寒光。施华兹狂奔起来，没跑几步，速度就渐渐地慢下来，因为他的肚子早就饿了。突然他看见右边有光亮。那是从一座房子里射出来的。他拼命叫喊，却无人答应，于是他越过田野，跨过沟渠，绕过树林，穿过矮树丛，渡过一条小溪，终于来到那白色的建筑前。这座建筑非砖非石非木，像一种坚固的陶瓷，但他已顾不上这些，只是急急地寻找着门，等找到了门，却发现没有门铃，他就使劲踢门，并像恶魔似地叫喊着“嗨，里面有人吗？”

门轻轻地打开了，出来一个瘦高个的女人，眼里流露出受惊的神色，背后还站着一个瘦削的男人，穿着一身怪的衣服。女人说话了，施华兹听到了一种从未听到过的语言。他的嘴不听使唤地张合着，所有蕴藏在心底的那些冷森森的恐

惧一下子重新冒了出来。

### 三 不是自愿的志愿人员

这是一个两口人之家。妻子罗亚·马伦在玩纸牌，丈夫阿宾正在看报纸，阿宾对妻子说：“你看过这段新闻吗？他们要派考古队到地球上来了。”

“不，我没看过。”罗亚回答说。

于是阿宾开始念道：“贝尔·阿瓦登，帝国考古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在接见银河通讯社的记者时，满怀希望地谈起在最近考古研究中可能获得的宝贵成果，这项研究是关于地球的，正在天狼星外围进行。阿瓦登认为，地球有古老的文明和独一无二的环境，它提供一种畸形文化，现在的社会科学家长期以来对这种文化一直没有给予重视，只把它当作行政管理上的困难来对待，因此有各种理由期望，最近一两年内，在社会进化和人类历史的基本概念上，将发生革命性的变化。”

罗亚根本没有听他在念些什么，只是说：“我们辛苦了一天，这会儿就别谈政治了吧。”

他们正说着话，忽听得砰砰的敲门声，夹着厉声的叫喊，却听不出喊些什么。

罗亚匆忙跑去开门，看见门外竟是一个胖胖的矮小男子，冲着他们微笑。

罗亚客气地问：“有什么事吗？”

却见那个男子倒抽了口气，伸出一只手扶住门，像是要摔倒的样子。

阿宾见状，忙问：“你病了吗？”然后和罗亚一起把那男子扶进屋里。

这个男子就是施化兹。

几个小时以后。罗亚和阿宾发现，施华兹没有身分证，他的语言他们也不懂，开始怀疑他是“古人委员会”的特务，可觉得不像；又怀疑是外星人，因为犯了错误而逃到地球上来，他们又看了看施华兹那长满胡子的脸，看他的年龄足有60多岁，想到马上就要进行的人口普查，感到非常担心，把他留下帮助完成生产定额倒是好事，可是一旦让“古人委员会”发现了，就会成为一条罪状。不但施华兹活不了，他们还会因此受到连累而被判刑。

阿宾和罗亚考虑再三，最后决定把施华兹送到芝加哥去。因为阿宾曾看报上说，核研究所发明了一种仪器，能帮助人们学习，而且正在征求志愿人员，他们决定把这个人送到那儿去，让他作为志愿人员，他们认为这是万全之策。

施华兹对他将被作为志愿人员全然不知。当他完全醒来时，已经是下午了。他发现妻子不在身边，一个熟悉的世界不复存在，一种揪心的隐痛油然而生……

他听到了男主人的说话声，忙从床上跳起来。接着门开了，送来了早餐，像是用什么粉煮成的粥，味道有点像玉米粥（香味不同）加牛奶。

他使轻点头说，说声：“谢谢！”

吃完了饭，他又在阿宾的指点下去梳洗打扮，只是找不

到刮剑用具，无奈地搔了搔胡子茬儿。重重地叹了口气。而阿宾则把他的衬衫拿起来仔细地观察了一番。尤其注意看了看钮扣，又放回原处。

随后，他被领到一辆长方形的小双轮车旁边，阿宾打手势命令他坐在里面。

空荡荡的公路从车旁急速后退，最后眼前出现了亮闪闪的低矮白色建筑，再向前是一片蓝蓝的水面。

他急切地指着那片建筑问：“芝加哥？”

但是，他所见到的一切与芝加哥毫无相似之处，最后的一线希望也破灭了。

## 四 进行“助学器”实验

地球核研究所真正主管“助学器”这项实验的是一位物理学家，名叫阿弗莱特·谢克特。他正在芝加哥大学学习的女儿波拉也在这实验室里当技术员，但每星期只来两天，以便获得必要的课外实习学分。另外还有一个年轻的技术员。

谢克特研究发明“助学器”主要想用于增强人类的学习能力。

人（动物也一样）的神经系统是由神经蛋白质组成。这类物质包括一些在非常不稳定的电平衡中的巨大分子。只要一点点的刺激，就能打乱一个分子，它为了保持自己的平衡，就去打乱另一个，这过程一再重复，直到抵达大脑。大脑本身是大群同样的分子，彼此以各种可能的方式相结合。大脑

里大约有 10 次到 20 次幂，也就是说“1”后面加 10 至 20 个“0”那么多的神经蛋白质，因此可能结合的数字是 10 次至 20 次幂的阶乘。

而所谓的神经冲动是电子失去平衡后，沿着神经传到大脑皮层，随后又从大脑皮层回到神经。这种冲动沿着一个神经细胞进行的速度极快，因为神经蛋白质都是彼此相接触的。但是两个神经细胞之间隔有一层非神经元构成的极薄组织，换句话说，两个相邻的神经细胞并不真正彼此联结，神经冲动通过不同的神经细胞时，必须越过障碍。

间隙减弱冲动的力量，按照间隙宽度的乘方减低传递速度。大脑皮层也是这样。只要找到一种手段来降低细胞之间这种间隙的阻力，冲动就能更容易地跳过缺口，人的思想就更敏捷，学习起来更快，“助学器”的原理和目的就在于此。

如果“助学器”真的搞成功了，它的威力会是巨大的。它可以给大脑以刺激，由这种刺激而产生的那么多的蛋白质，即使是宇宙里所有的电子和质子都变成宇宙，而这些新宇宙里的所有电子和质子又都变成宇宙，再把这这些宇宙里的所有电子和质子的数量加在一起，仍然无法与它相比……

正因为如此，这项实验引起了帝国总督和地球大臣及秘书的注意。但目前谢克特还只能在动物身上做实验，实验结果也很不理想，大部分动物在实验过程中就死亡了，主要原因是大脑蛋白质变性——凝结，就像煮鸡蛋一样。

动物毕竟不是人类。动物大脑和人类大脑的天然电性以及大脑产生的微电流是不同的，谢克特相信，如果有人志愿供他实验，就不会发生变性。可是一直没有人来做志愿人员。

当阿宾把施华兹带到研究所时，并没有直接把施毕兹带进来，而是让他藏在车里，以免引起怀疑，自己先走进了研究所。

“请问，试验‘助学器’是不是在这儿报名？”

接待员严厉地抬头看看他，说道：“在这儿签名。”

阿宾把两手缩在背后，又问“‘助学器’在哪儿呢？”

“除非你作为记者先登记，否则，我无法为你效劳。这是规定。”接待员冷冷地答道。

阿宾刚转身要走，从另一个房间迅速走出一位身穿白工作服的姑娘，是谢克特小姐，也就是波拉，波拉面带微笑，使阿宾的不安减少了一点。接待员对波拉说，他想当“助学器”的志愿人员，但又不肯签字。

阿宾看到这情况，以为是这位小姐在管那机器，就问：“是您在管那机器吗，小姐？”

“不，当然不是，可是，我可以领你去见他，你真的要志愿试用‘助学器’吗？”波拉问。

阿宾回答说：“我最好还是见一下负责人。”

“好吧！”她碰了钉子似乎毫不在意，她悄悄地又从她出来的那扇门里退回去。过了一会儿，有个指头伸出来召唤阿宾进去……

阿宾跟着波拉走进一间小会客室，他的心怦怦地跳着。她温柔地对他说：“请你等那么半个钟头，谢克特博士就出来见你。他这会儿很忙……你要是需要些图书胶卷和阅读器，我马上拿给你。”

阿宾摇了摇头。

谢克特博士终于来了。他先从窥视板里观察了一下，因为他不相信居然有人自愿来当“助学器”的试用人员。为保险起见，他决定还是亲自见见那个志愿人员。

“喂，我亲爱的先生，我知道您不愿说出自己的姓名。”谢克特和蔼地招呼道。

阿宾则固执地说：“有人告诉我，您要是有了志愿人员，决不追根究底。”

“那好吧，您还有什么话要说吗？还是您打算马上进行实验？”

“我？马上？不，不是我本人要当志愿人员。我没说过我要当。”

“难道您说的是别的什么人吗？”

“可以这么说。”阿宾谨慎地说。

“好吧，那么就把您的要求干脆脆地说出来吧。我们会严守秘密，而且，尽我们的一切力量帮助您。好吗？”

阿宾吞吞吐吐地说：“呃……这是我的一个远房亲戚，头脑……不太正常，不会……讲话，哦……他不是哑巴，就是不爱讲……讲不好。”

谢克特沉吟了一会儿说：“是想通过‘助学器’改善他的智力？他可能死去，您明白这点吗？我需要征得他本人的同意。”

阿宾无可奈何地搓着手：“他明白不了。”随后急切地说：“这个人年纪越来越老，倒不是年岁问题……快普查户口了，他们会把他当作白痴抓起来，我们不愿意失去他，这就是我们送他到这儿来的缘故……这么做对您也有利，您曾征求志

愿人员。”

“我知道，那么，您那个亲戚呢？”

“在外面的双轮车里，我怕被人发现，免得让‘古人们’找麻烦。”

“请跟我来，把车开到地下车库里，我保证不会让人看到他。”谢克特友好地把胳膊搭在阿宾的肩膀上。阿宾如释重负，激动地咧嘴直笑。

施华兹被躺放在卧榻上，虽然失去知觉，呼吸却深沉而均匀。

谢克特对他进行了检查，没有发现什么智力不健全的生理特征，反应能力也很正常。尽管他显得沮丧、冷漠、无所谓，但当给他吃安眠药片时，他却很快地接过来，痉挛似的微笑着作为回答，然后把它们都吞下去了。

阿宾一直坐在暗处，看着这一切。

技术员已经把“助学器”的最后一个笨重机件推进室内，安装好机器。一按电钮，手术室窗户上的极化玻璃立刻重新组合分子，变得不透明了。室内只有一盏白灯，把寒冷的光辉照在施华兹身上，施华兹已经被抬到手术台上，离台5厘米高处是数百千瓦的抗磁场。

谢克特把电极安装到施华兹的脑壳上。因为要先用阿尔斯法仔细研究脑袋的构造，以便把弯弯曲曲的、紧密的裂纹显露出来，当脑壳的裂纹渐渐显露出来时，谢克特发现，这个人要远远大于50岁。忽然，他觉得这些裂纹好像有些不太对头，很奇特，是一种原始的脑壳构造。

谢克特又发现了施华兹脸上的胡子，吃惊地转向阿宾：

“他一直有胡子吗？”

“胡子？”阿宾迅速思考着，“不错，先生。”随着又加了一句：“他天生这样。”

“咱们把它去掉，免得让他看上去像只野兽。”谢克特吩咐技术员给施华兹敷上脱毛膏，胡子立刻都顺顺当当地掉下来了。

技术员说：“他胸脯上也有毛呢，谢克特博士。”

“伟大的银河系，”谢克特说，“让我瞧瞧，嘿，这家伙是块毛毯！嗯，不管它吧，穿上衬衫就看不见了。我现在要使用电极了。这儿接上电线，还有这儿，这儿。”比头发丝还细的白金电线戳了进去，“这儿，这儿。”

十几道线路穿过皮肤插入裂纹，裂纹很紧，插入后，就能感到大脑细胞之间微电流的微弱反应。

谢克特仔细地瞅着精密电流计随着线路的接通、中断而颤动跳跃。一些带着小指针的记录器在标绘图纸上高高低低地绘出蛛网一样的精密曲线。随后他把图纸放在灯光映照的乳白色玻璃上分析着：“非常正常，这持续的5次高峰，肉眼都看得很清楚……”

谢克特和技术员再一次对“助学器”进行了调整。把四条长电线搭在施华兹的四肢末端，把一块像硬橡皮似的黑色衬垫仔细地放到他的脖子下面，贴着肩膀的部分则用夹子牢牢地夹住。最后，把两个像巨颚一样的正负极分别放在他苍白的，胖胖的脑袋上，两极正好对准两边太阳穴。

谢克特握着开关的手的拇指动了一下，眼睛却紧紧地盯着精密记時計，什么也没有发生。仿佛过了很长时间，其实

没超过 3 分钟，谢克特的拇指又动了一下。

试验经过了好几个小时，所作的记录简直可以装满一个图书馆，在作了皮下注射以后，施华兹的眼睛眨巴了几下。谢克特这才松了口气，他用手背擦了一下前额的汗，轻轻地说了声“很成功”。

随后，他转过身对在一边的阿宾说：“他必须跟我们一起呆几天。请您一个星期后晚上 10 点，还在那个车库的门口等我，到时我会把人交给你。”

阿宾知道尽管会有很多危险，但既然已经来了，也就只好这样了。

阿宾走后，谢克特第一件事就是打电视电话到议会大厦去，向帝国住地球的总督恩纽斯汇报试用“助学器”的情况，因为就在阿宾等他的那段时间里，谢克特正是在与特地前来找他的恩纽斯一起谈话，其中也谈到了“助学器”的事。波拉进来找谢克特时，恩纽斯也知道了他们要试用“助学器”，希望谢克特能把实验结果告诉他。

## 五 出 逃

第二天晚上，施华兹醒来了，他觉得脑袋一阵阵胀痛，模糊的知觉逐渐清楚起来，他想起来了，他被送到了房间里，有仪器和仪表，还有两粒药丸，对了，他们给他吃了药……一只冷冰冰的听诊器在他胸脯上移动……有个姑娘喂他吃东西。忽然有个念头一闪：自己被人动了手术，在一阵惊

恐之下，他猛地坐了起来。

波拉一下子扑上来，两手按住他的肩膀，强迫他躺回到枕上，并对他说着什么，可他一句也听不懂。他又活动了一下四肢，觉得都很正常，于是施华兹满怀希望地转向波拉说：“您听得懂我说的话吗？您知道我是谁？”他简直不相信这是从他自己嘴里发出的声音。

波拉见状，发出一串银铃似的声音，她对刚从外面进来的谢克特说了几句话后，又转过身来，指指他的嘴唇，像是要他讲话的样子。

“什么？”他说。

她热切地点着头，美丽的脸庞高兴得容光焕发。施华兹见她如此高兴，又问道：“您要我说话吗？”

这时，谢克特来到他床边。作手势要他张开嘴，说了声“啊”，施华兹也跟着说了声“啊”；谢克特又用手指按摩他的眼珠。

“怎么回事？”施华兹在指头的压力消逝时没好气地说：“我说话你觉得惊奇？你把我当作什么啦？”

施华兹的进步很快，他知道了谢克特父女的名字，跟波拉学会了说不少话，但这并不使他吃惊，他记得自己一向有很好的记忆力。真正使他吃惊的一个是他不再长胡子了。另一个就是在三天后，当谢克特问他 $2$ 的对数是多少时，尽管他的词汇很少，还讲不好，而且他没学过数学，然而问题刚一提出来，答案就在他脑子里油然而生了，他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计算出来的。仿佛他的脑子已变成一个独立机构，光

拿他作喉舌。

难道在他丧失记忆之前，他曾是个数学家？这样不明不白的，他感到很痛苦，像他现在这个样子，不过是个医药标本罢了。他不甘心，他要逃出去，想方设法寻找答案。

这一天，机会终于来了。就在第六天，施华兹在逐渐获得谢克特他们的信任，放松了对他的监视以后，乘谢克特离开时没锁房门之机，逃走了。

## 六 到地球去

贝尔·阿瓦登是个帝国考古学家，还不到 35 岁，但在研究残存银河系的漩涡和沉沉死水中的前帝国文化遗迹方面，已是公认的权威。在作为大角（牧夫座的一颗巨星）大学高级考古学家的毕业论文中他就提出，从一些发现的迹象中可以证明，持蛇夫座在一千年野蛮历史之前就存在过早期文明；而且该星球有进行星际贸易的早期记载。人类是在已有高度文明的情况下移居到那个区域去的。

可是，他的理论没有得到正统考古学家的认可。考古学会的杂志也一直不肯登载他的毕业论文。10 年后的今天，这家杂志终于刊载了阿瓦登的这篇文章，这无疑对他是个鼓励。为了进一步研究并证明他自己的得意理论，他决定到帝国里最不足道的星球——地球上探险。因为只有他关于地球的理论得到证实，他的声誉将遍及银河系中每个有人居住的星球，遍及人类通过数十万年空间扩张足迹所到的每个星球。

阿瓦登先到了帝国驻地球的总督府。那是全地球上唯一的一块属于帝国的地方，位于喜马拉雅山脉以北的荒凉高原上，那儿没有辐射。总督宫殿看上去闪闪发光，不像是地球的建筑，庭园里一片郁郁苍苍，亭台楼阁富丽堂皇。险恶的岩石已铺上表土层，有了潺潺流水，沉浸在人工的气候和氛围中。按照地球标准，完成这样的工程所耗费的人力物力是惊人的，好在帝国背后有数亿星球的无限资源，而且星球的数目还在不断增加。

总督恩纽斯热情地接待了阿瓦登博士，介绍了一些地球文化，说到了放射性。

这正是阿瓦登感兴趣的话题。他说：“在放射性世界里，不管有没有太阳，第一滴水，哪怕在深夜，哪怕在深水里都会不断地放射出光子，搅动碳原子，使它们活化，迫使某些关键反应仅仅按照某种方式进行，而按照这种方式决不可能诞生生命。”

“照您这么说，地球上的生命是怎样开始的呢？”恩纽斯问道。

“啊，连您也开始怀疑啦，答案很简单，那放射性尽管超过了足以阻挠生命的最低量，却不够毁灭已经存在的生命。它可能影响那生命，但除非用相当大的量，却难以毁灭它。就是说阻挠简单分子诞生和摧毁已经构成的复杂分子，完全是两回事，这样就清楚了，地球的生命早在这个星球变得具有放射性之前就已经诞生了。这是唯一能解释得通的理论。”阿瓦登开始说起了他的理论。

悦耳的钟声送来了悠扬的旋律，该到吃晚饭的时间了。席

间，阿瓦登问道：“我在八月号《物理评论》上看到一篇文章，与我寻找地球材料有关，在银河系发行的杂志上刊登地球人的文章是很稀罕的，那家伙声称已经发明了可以改进哺乳动物神经系统、增强学习能力的‘助学器’。他叫什么来的？噢，阿弗莱特·谢克特，我能见见他吗？据说他曾拿一些地球上土生土长的动物——他们管它们叫老鼠——做实验，然后放它们去走迷宫寻找食物。经过试用‘助学器’的老鼠穿行迷宫寻路的时间要不了一般老鼠的三分之一。但十分遗憾的是使用过‘助学器’的老鼠，十只中有九只都在实验过程中死去。”

恩纽斯不置可否，微微皱蹙着前额，歪倒在椅子上，既不说话，也不吃饭。他似乎已经感到了某种危险正向他逼来。只是还很不明确。不过，他会尽量阻止的。

阿瓦登的宇宙飞船“持蛇夫座”要一个月后才能到达，所以他搭乘了地球最大的同温层喷气飞机飞往芝加。

飞机上的旅客都是地球人，大家一起说说笑笑。一对老夫妻说他们结婚已经40年了，出来做最后一次环绕地球旅行，因为他们就要到60岁了，听着他俩的谈话，阿瓦登得知，地球人竟像银河系里任何人一样温和，富于人情味，但也有个叫克林的年轻小伙子，一直向阿瓦登问这问那，当阿瓦登说他是从天狼星巴巴隆来的时候，飞机上每个人的脸上都充满了惊恐，紧接着转变为愤怒和敌意。跟他同座的人竟冷冷地站起来。挤坐到另一个座位上。克林却凑了过来：“别理他们，他们缺乏银河观点。”为了缓和气氛，克林又缠着阿瓦登要出50元钱买下他穿着的衬衫，使阿瓦登很反感。

## 七 巧 会

第六天，谢克特博士正与女儿波拉谈论施华兹的情况，谢克特发现了施华兹有许多与众不同的地方，他对波拉说：“施华兹的脑壳裂纹情况我已经告诉过你了，它们很原始。他还有 32 颗牙齿，上下左右各有 3 颗白齿，其中有 1 颗假牙准是自制的。我没见过这样的假牙，它不是固定在牙床骨上，而是用金属叉勾在旁边的牙齿上，你见过谁有 32 颗牙齿，咱们都是 28 颗。另外，昨天我分析了他的内脏，他的阑尾有 8.8 厘米长，是开口的；我向医学院核查了一下，一般的阑尾从不超过 1.2 厘米长，也从不开口。嘿，伟大的银河系呀，他完全是个返祖现象，是块活着的化石。我们不应该放弃他，这个标本太有价值了。”

“不，不，爸爸，”波拉说，“你不能这样做，你答应过那个送他来的人把施华兹还给他，你也应该为施华兹本人着想。”

就在他们谈论施华兹的时候，施华兹逃出了研究所。

施华兹来到外面的广阔天地后，心情并不轻松。他没有什么行动计划，一切需见机行事。

他饿了，需要找个饭馆之类的地方吃点东西。可他看不懂招牌，于是，每经过一片铺子都要往里张望一番……有家铺子里面的凹室中设有小桌子，一张桌子旁座着两个男人，另一张桌子坐着一个人，他们都在吃东西。

施华兹走进去了，有一刹那工夫在困惑中停住脚步。没有柜台，没有烧东西的地方，看不到厨房，也见不到饭店的仆人，他本来想提出以洗盘子换一顿饭吃，可是，跟谁提呢？

他很腼腆地走向那两个吃饭的人。困难地说：“食物！哪儿？劳驾。”

那两个吃饭的人是出租汽车司机，一个叫格兰士，一个叫梅斯特。他们早就发现了施华兹，所以，当施华兹过来指着他们的炖牛肉问时，格兰士抬起头来：“食物在这儿。拉一张椅子坐在哪张桌旁都成，使用食物器！你知道什么是食物器吗？瞧，扔一个银币进去就成。”说着，他上衣口袋里掏出一个半元的银币，“有吗？”他问。

施华兹摇了摇头。

“那么好吧，我请你吃一顿。”看施华兹快到60岁的样子，格兰士发了善心，他把那个半元银币放进口袋，又掏出几个小得多的银币。

听着格兰士的指点，施华兹发觉自己能理解了，他在食物器上发现一系列可以放大小不同银币的小孔，在一些乳白色长方形小箱子对面装有一系列旋纽。格兰士把几个银币放进食物器，把从墙壁凹处取出的那只宽阔的金属饭盒递给施华兹：“拿到另一张桌子上去吃罢。”

施华兹小心地把饭盒端到隔壁桌上，饭盒旁边用透明的、薄膜似的东西系着一把匙，用指甲轻轻一按，匙就“啪”的一声掉下来。随后，饭盒上面马上裂开一条缝，盖子自动卷缩到一边。约莫过了一分钟，他发现食物渐渐热起来，饭盒摸起来都烫手了。他吃惊地看着饭盒里的肉汤冒出蒸气，微

微沸腾了一会儿，等凉下来时，施华兹饱餐了一顿，等他离开时，那三个人还在那里。

施华兹不知道，也没发现，在他离开研究所后，有一个瘦小的男人始终在视线以内跟踪着他。

在施华兹离开两分钟后，那单身吃饭的人也离开了，他就是阿瓦登。到达芝加后，他洗了淋浴，换了衣服就上街了，觉得肚子有点饿，就来到了这个自助餐厅，而且看见了刚才那一出短剧。

他刚刚走出餐厅，竟与急急走来的波拉险些撞个满怀。

“请问，您可看见一个身高约 1.64 米的胖胖男子，穿着一件绿白两色的衣服，没戴帽子，有些秃顶？”波拉问道。

阿瓦登惊奇地瞅着他。“什么？绿白两色……哦，我简直不能相信……瞧，您说的这个人，他是不是说话有点困难？不到 5 分钟前，他在那儿跟那两个人一起吃饭，我们去问问他们。”

格兰士说：“不是我不愿意帮忙，我发誓我这辈子从来没有见过他。他怎么啦？他没违反什么习俗吧？”

波拉说：“不，不，他只是有点儿病。”

波拉和阿瓦登见他们不知道，就急急地朝波拉刚才来的相反方向找去，格兰士和梅斯特感到很害怕，该不会是热病吧？”

不知什么时候，那个瘦小男人凑了上来，他问道：“什么事，先生们，谁得了放射热？”见他们不理睬他，又说，“我是‘古人们’的通讯员，”说着，露出别在上衣翻领里边的一棵亮晶晶的徽章，“我以‘古人委员会’的名义问你们，告诉

我，刚才说的放射热是怎么回事？”

梅斯特用害怕的、沉闷的声音说：“我什么也不知道。一个护士寻找一个生病的人，我们怀疑那人是不是得了放射热。这不违反习俗吧？”

瘦小男人听罢，搓了搓双手，迅速地环视了下左右，然后急急地往北走去。

阿瓦登也不知为什么自己要那么热心地帮助波拉，也许他已经喜欢她了。他们在离开自助餐厅不到三条街的自助售货百货公司大厅里找到了施华兹。刚要带他出去，扩音器突然播出通告：

“注意！注意！注意！经理部要求所有的顾客都从五号街出口有秩序地离开，你们要向门口的警卫出示登记卡，必须立即行动。注意！注意！注意！”

当通告播出第三遍的时候，人群已开始涌到出口处排队去了，同时可以听到一个永远无法回答的问题：“怎么啦？出了什么事？”

波拉非常着急，因为施华兹没有登记卡。阿瓦登对此当然毫不知晓，还在不断地催促波拉。正在波拉晕头转向着急的时候，那个瘦小男人又出现了。他说他可以把施华兹带出去，条件是要波拉付他 200 元钱。先付一半，事成之后再付另一半，装出一付为钱才这样做的样子。波拉无奈，只好答应了。但钱是阿瓦登给的，波拉出来得急，身上没有带钱。

瘦小男人带着施华兹走了，以克劳迪中尉为首的帝国军队却把阿瓦登和波拉当成病人，隔离起来。阿瓦登为了保护波拉，扭断了中尉的胳膊，反过来，他自己也被中尉的神经

鞭击伤，同波拉一起被带到军事基地，上校知道了阿瓦登的真实身分后，立即把他们释放出来，波拉这才知道，阿瓦登原来不是地球人。她心里好奇怪，他为什么不像其他银河人。为防辐射而穿着填满了铅、鼓鼓囊囊的像土豆一样的衣服呢？

## 八 对 弈

施华兹逃跑未成，被瘦小男人送回到研究所，那男人向谢克特索要了 100 元后就走了。

第二天，施华兹就离开芝加，回到了阿宾家。白天，他同他们一起去田野里干活，晚上学习。让人惊奇的是他学习一切的本领简直惊人，而且从不犯错误。即使过去在芝加哥他有非凡的记忆力时，也不像现在这样。只要解释一次，再复杂的机器他也能使用。

施华兹有些迷茫了。那次去芝加的旅行，以及那奇怪的、复杂的结局常常浮现在他眼前。除了他服药，试用了什么机器，一连几天躺在床上恢复健康，随后逃走，流浪，以及最后在百货公司里发生的那些没法解释的事使他记忆深刻以外，他还感到了一种对气氛的敏感，意识到有人要抓他，只是那警告来得不够快。

回到阿宾家之后，4 天的时间，他学会了阅读，还学会了使用很复杂的机器。

有天晚饭后他溜出去，朝着南方有蓝色的闪光处走去，好像那里总有什么东西在吃引着他。但走了不到 1500 米，就听

到双轮车的几乎听不到的呼呼声从他后面追来。只听阿宾愤怒地感叫：“你必须避开闪光的地方，那是禁区。”

这天晚上对施华兹太重要了，因为在向闪光处走去时，他脑子里的奇异感觉凝结成一种奇怪的“心灵触摸”。

不完全是……它有点像触摸，但不是在身体上，而是在脑子里……不完全是触摸，而是存在——像微微搔痒似的。他自己把它叫做“心灵触摸”。

就在刚才，比听到双轮车的声音早 5 分钟，比看见阿宾之前早 10 分钟，他就已经知道是阿宾来了。

以后这种情况发生得越来越频繁。在离他 30 多米范围内只要有人，他总是心中有数。慢慢地，这一切变得自然起来。就像他和阿宾下棋吧。刚开始时，施华兹不懂得走法，头几盘总是输，后来输得越来越少，最后就总是他赢了，因为阿宾每步要走什么棋，他早已通过“触摸”了如指掌了。

阿宾给施华兹讲过，象棋的种类不同，有 4 个人下的象棋，每个各占一个棋盘，每个棋盘的角相联，第五个棋盘正好填上中间的空处，作为共同的“无人区”还有一种三度空间的象棋，有 8 个透明的棋盘重叠在一起，每个棋子不是像一般那样在二度空间移动，而是在三度空间，棋子的数目和卒的数目都加了一倍，要把敌方的两个国王同时将死才算赢。还有其他的流行种类，例如各个子儿的位置不是像规定的那样，而是由掷骰子来决定，或是某些方格能给在格里的棋子带来好处或害处，或是增加几枚有特殊性能的新棋子。

阿宾与施华兹常下的棋，每方有一个国王、一个女王、两个主教、武士和城堡、八个卒，每个棋子都放在分成黑白两

色的方格上，吃掉国王算将死。放国王的方格称国王 1，前一格称国王 2，再前一格称国王 3，以此类推。同样，放主教的方格称主教 1，前一格称主教 2，再前一格称主教 3，表示棋子所在的方位。国王前面有卒，卒前进两步，就在国王 4 上。

施华兹住在这里已经两上月了，他渐渐地有了一种不安的感觉，这种感觉来自南山背后的那片森林地带。阿宾说过，那是违梦区，是官地，是大臣的财产。可他却强烈地感到有一种不友好的“心灵触摸”，一种带威胁的触摸。他觉得不能再等待了，得采取行动，但行动前要把一切都搞清楚。

这天晚上，他又同阿宾下棋。他们用的是“夜棋盘”，每个方格都在黑暗中闪耀着蓝色和桔红色微光。棋子在阳光下像是略带红色的矮胖土块，到了夜间却变了形，一半泛出乳色白光，看上去像是闪着寒光的白瓷；另一半闪出微弱的红光。

阿宾执白，头几着双方都下得很快。施华兹自己的国王的卒向前挺进迎敌。阿宾拿起国王的武士放在主教 3 上，施华兹也把女王的武士放在主教 3 上迎战。随后白棋的主教跳到女王的武士 5 上，施华兹女王城堡的卒前进一步，把它赶回到城堡上。随后他又把另一武士前进到主教 3 上。阿宾也把女王的主教放在主教 3 上。

施华兹的真正目的不是下棋。走了几步棋之后，他突然问道：“我在哪儿？这是哪个世界？”说罢，把他的主教移到国王 2。

阿宾正在聚精会神地筑城堡，随口答道：“地球。”并把矮胖的城堡放在高高的国王旁边。

又走了几步棋之后，施华兹随口问道：“今年是哪一年？”

阿宾停顿了一下，吃惊地问：“你今天怎么啦，今年是 827 年。G. E。”说完，把他女王的武士前进了一步。

施华兹马上抵抗，双方吃吃杀杀，战斗很激烈。

过了一会儿，施华兹温和地问：“什么是 G. E.？”

“哦，你还在琢磨今年是哪一年？其实傻得不能再傻了——喔，我忘了你只是一个目前才学会讲话的人，现在是银河时代 827 年，银河时代：G. E.。也就是银河帝国成立后第八百二十七年，该你走啦。”

施华兹不知所措地问：“那你听说过美州，亚州，美国，欧洲吗？”他把武士放到女王 2 上，又问：“从哪里能找到一张地图？”

“没有地图，我不是地理学家，也从来没有听说过你提到的那些名字，他们是什么？民族吗？”

施华兹又问了一些问题，而阿宾越来越不耐烦，甚至怀疑施华兹是“古人委员会”的成员，不然，他怎么提出了只有一个星球的问题，因为“古人们”就是这么说的。

施华兹第一次从阿宾那里听说了太阳有 10 颗行星；除了地球以外还有别的世界，有千万个；每颗星都有世界；它们都是帝国的一部分。地球并不是帝国的中心。这一切距离只有一个星球的时间已经有好几千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了。

施华兹没有想到，就在一抬脚、喘口气的一瞬间，自己已经跨越了好几千年，更让他感到害怕的是这里即将开始的人口普查时那 60 岁一关的习俗：即地球只能养活两千万人，不能再多，过了 60 岁，就不能生产了，就要给年轻一代让路，

于是到了60岁就要被杀死。只有大臣，还有“古人委员会”的成员，某些科学家，或者那些有杰出成就的人可以活到老。但这一切都得由大臣决定。

施华兹想到自己已经62岁了，不能就这样坐在这里等死，他必须想方设法逃跑。想到这儿，他站起来对阿宾说：“别下了，还有5步想我就可以把你将死。”

阿宾不服气地说：“都是你瞎唠叨，分散了我的注意力。”

施华兹又出走了，可是他去哪儿呢？又能到哪里去呢？他想到了那个医生——谢克特博士，对，就去找谢克特。

## 九 杀人的脑子

施华兹走在去芝加的路上，“心灵触摸”已经感到有人在跟踪他，而且带着致命的武器。不一会儿，这人竟凑上来：“见到你真高兴，就你一个人？我跟你一起去好吗？”

施华兹一看，是上次把他从百货公司带出来的那个瘦小男人。他为什么要跟踪我？施华兹脑子里转了一下，因为他早已透过那层薄薄的、破碎的伪装看穿对方并不是真心诚意，他一直在跟踪着自己，却装做刚刚见到他的样子。施华兹不愿理他，只是笑着点了下头。

“我叫拿特，上次在百货公司，那群暴民以为你得了放射热。危机中没机会和你多谈。你怎么步行？准备上哪儿去？对方伸出一只柔软的手。

施华兹跟对方的掌心短暂地接触一下，他通过“心灵触

摸”早已知道对方要提这个问题，知道这个问题对他有多么重要，而且自己无法回避。在跟踪者的脑子里有一种追根究底的焦急心情，撒谎是不行的；况且施华兹对这个世界了解不深，不知道如何撒谎。

于是，施华兹说：“我去医院。”

“医院？哪个医院？是上次从百货公司送你去的那个研究所？”拿特问。

“我去找谢克特博士，你认识他吗？”施华兹说。

“听说过，他是个大人物。你病了吗？”

“没有，可我应该隔些时候去汇报一下情况。”

“就走着去？他怎么不派辆车来接你？”拿特说着，转身走向公路旁的短波通话机，“我通过短波通话机帮你叫一辆出租车来。一会儿车就到。”

施华兹突然尖叫起来。“站住？别动。我早就腻烦你这种表演了。我认识你，也知道你要做什么。你要打电话通知某个人，告诉他们我要去谢克特博士那儿。他们就会在城里等我，还会派辆车来接我。要是我想逃走，你就会杀死我。”

这一切完全是施华兹通过“心灵触摸”感觉到的。

拿特心里想，他怎么知道我是这么想的？而嘴上却说：“先生，你把我弄糊涂啦，你简直是在我鼻子上狠狠打了一巴掌。”边说边腾出手来，摸到屁股上。

施华兹已经控制不住自己，他狂暴地挥动双臂，“别来打扰我，你干吗要这样？我冒犯你什么啦？滚开！”

他对这个跟踪他的充满敌意的人，又是憎恨又是害怕，他自己的感情暴涨起来，冲向对方的“心灵触摸”，不让它来挨

近，恨不得使它窒息……

“心灵触摸”果然突然地、完完全全地不见了。施华兹曾短暂地感到一阵难以忍受的痛苦，这痛苦不是来自他自己，而是来自对方。像是心脏被紧捏了一下，又突然间放松了。再朝拿特看去，他卷缩着身体躺在公路上，死去了。

连碰都没碰他，先是痛恨他，在“心灵触摸”上对他进行反击，居然就把这个人杀死了！

跟踪人已经死去，再也没有别的“心灵触摸”干扰了。施华兹搜了对方的衣袋，找到了一些钱，这些钱还是用得着的，他把钱放进了自己的衣袋。随后，他把尸体拖到田野里，用野草盖住他。

施华兹又到了芝加。很有可能还有别的什么人也在跟踪他，最好几天内别行动。对！先找个工作。他记起他曾经是个裁缝，找个纺织厂的工作还比较合适。他通过“心灵触摸”刺探到一家纺织厂正在招工就去了。

负责招工的是个瘦瘦的、尖下巴的家伙，他一边用手指按着一架分类机器，一边漠不经心地问着施华兹一连串的问题。

施华兹回答问题时结结巴巴、真真假假、迟疑不决的样子，引起了对方的怀疑。施华兹也已经通过“心灵触摸”感觉到了对方的不友好。那家伙表面微笑着，底下却按响了办公室桌上的铃。

施华兹一时惊慌失措，向门口冲去。同时向从办公桌后面追来的那人进行“心灵触摸”进攻，用他自己的脑子使劲袭击对方。他听到身后发出一声呻吟，迅速地回头看了一眼，

只见那家伙脸歪扭着，两只手掌捂住两边太阳穴倒在地上。其他人则朝他围上来。

施华兹不顾一切地逃到了街上。他的发皱的、不合体的衣服引起了行人的注意和怀疑。他又害怕又绝望，脑子一片混乱，已经识别不出真正的敌人。

突然他感到一阵剧痛，呼的一声被神经鞭重重地抽了一下，在几秒钟内，他先是疼痛，随后两眼发黑。失去了知觉。

## 十 自命不凡的巴尔基斯

地球上的大臣是银河帝国皇帝直接任命的，是地球这颗星球上的合法统治者，他可以豁免 60 岁死期，判决谁违反了习俗，谁破坏了配给制度和生产定额等等，但他要服从皇帝和总督的命令。

他的秘书叫巴尔基斯，是个权力欲很强的人，他对自己目前这种地位很不满意，盼望有朝一日能够登上皇帝的宝座，得到无穷无尽的权力和荣誉，因此他看不起大臣，认为大臣无能。现在，他正自鸣得意地对大臣分析着近来下面送来的报告。

“据谢克特实验室里的技术员密报，谢克特最近用‘助学器’对一个陌生人进行了试验。这完全是建反我们命令的。没有查到有关这个被进行实验的人的档案。因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他不是地球人，而是个外星人。这一点谢克特应该很容易知道，只要查一下网膜结构就可以了。但他没有这样

做，反而用‘助学器’对一个外星人进行了试验，这说明什么问题？答案很简单，谢克特年轻时候是个同化主义者，后来曾参加了瓦申议会的竞选，纲领是跟帝国和解。后来他失败了。

“另外，那个被实验的外星人是个其貌不扬、甚至有点猥琐的男人，一个秃顶的、胖胖的老人是不会引人注目的，但仍可能是帝国里最有本领的间谍。附带说一句，他的化名是施华兹。

“还有，据克林报告，贝尔·阿瓦登已从帝国来到地球。阿瓦登博士是个著名人士，他突然到地球上进行考古探险，究竟为什么？一个是其貌不扬的施华兹，一下是著名人士阿瓦登，他们派来这样两个人，目的很明确，是用一个人分散我们对另一个人的注意。

“警告我们注意阿瓦登的还有地球上的总督大人。这一切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注意。

“据我分析，施华兹是外星人派到地球上来的间谍，谢克特是跟我们中间同化主义者联系的接头人，阿瓦登是跟帝国联系的接头人。看来，帝国已经有点怀疑我们在地球上进行的事情了。

“噢，请放心，对于这一切我已经采取了措施。我们的特工人员拿特先生为此特意在研究所对面摆了个水果摊，专门监视谢克特。

“前几天，拿特发现施华兹在研究所隐藏了6天之后，在阿瓦登到达地球的那天突然逃走，去与阿瓦登会面。他先巧妙地跟踪到一个自助餐厅，后来又利用两个出租汽车司机怀

疑施华兹有放射热，通知了地方当局配合行动，包围了百货公司，他则在百货公司里恰到好处地把他们隔离开，并把施华兹送回研究所，破坏了他们会面的如意计划。也一点没有引起他们怀疑。你看，他们选择了百货公司这样一个公开的、不引人注意的场所会面，可见他们是多么狡猾。

“他们不会就此罢休，阿瓦登势必还会跟施华兹会面，到时候我们会把他们一网打尽。”

大臣听着，先是有些紧张，后来听说巴尔基斯已经采取了措施，才稍稍放下点心。并对他的分析称赞了一番，认为他干得很高明。

巴尔基斯听了大臣的赞扬，没有半点得意，而是面带讥讽地微笑，“如果没有其他的事，我就先走了。”说着，转身走了出去。

两个月后的一天，巴尔基斯又来找大臣了。

“那个外星人——那个间谍施华兹，在那农场呆了两个月后突然失踪了。负责跟踪他的拿特，昨天晚上有3次没在规定时间内汇报。天亮时，负责接替他的人在公路旁的沟里发现他的尸体。没有看到行凶的迹象，但也不可能突然中风死去，看来是那个外星人把他杀了。

“但让人不能相信的是，施华兹杀了人到芝加后，也不乔装打扮，就公开到一家工厂去找工作，现已被我们抓获。

“施华兹的失踪肯定会引起他们的怀疑。阿瓦登一定会找谢克特商量对策，到时候我们能够当场捉住他们，使他们无法抵赖。

“阿瓦登到时候肯定会假惺惺地请求你允许他到禁区去

探险，同意他见见谢克特。这对我他来说是个机会，你可以同意他与谢克特见面。”

大臣点头表示同意，然后又问：

“我们还有多少时间？”

巴尔基斯若有所思地说：“日程安排是有伸缩性的，自从我们发现谢克特的背叛行为以后，他们一直分三班进行监视——情况进行得很顺利。我们只等计算机算出必要的轨道。现在可能只有几天工夫了。一颗炸弹哪怕提前发射两秒钟，就能破坏我们的整个计划。帝国都可能在以后的时间里进行报复。因此我们不算完全安全。”

“古人委员会”一直认为，地球是人类的家乡，是全人类活动的中心，也是人类的真正代表，地球人才应该是银河系的合法统治者，现在却倒过来了，地球竟受帝国的控制和指挥，他们竟把地球看成是空中的一粒石子，倒要让他们看看这石子的厉害。

几天以后，在银河系历史上就会发生最难以令人相信的一边倒战争，地球要向全银河系进攻了。这就是巴尔基斯提到的“计划”。

## 十一 地球要造反了

阿瓦登来到地球以后，一直希望能够到放射区实地考察一下，但一直未能如愿，为此，他真的专门来找大臣了。他

对大臣讲了他的想法：“整个银河系世界的人类全是同胞，如果这个理论能够得到大家的认同，再能够证明地球人在种族上跟银河系的其他人民并没有什么不同，地球和它相邻的几个帝国自治领地之间的分歧就会减少，不少摩擦就可以避免。为此，我想去你们的放射区，研究一下目前的放射性腐蚀，再比较一下……以便使这个理论得到证明。”

“地球人长期被孤立，尤其受放射性影响严重，已经变得闭关自守了。地球人有些忌讳、某些固定的习俗，连我也不敢违背，放射性区域是他们最主要的忌讳之一，我不能独立决定，需要提请‘古人委员会’考虑决定。所以请您再等几天。”大臣说。

阿瓦登又提出，希望能够见见物理学家谢克特，因为谢克特发明的“助学器”是关于脑子神经化学的，与他根据脑照相术对人类进行分类有密切关系，也许跟他谈谈会得到些帮助。希望大臣给他开封介绍信。

这一点，大臣很痛快地答应了。

就在阿瓦登要去找谢克特的时候，波拉来了。波拉开着车带着他在公路上左拐右转，直到确认无人跟踪时才带他到了一处密室。这情景很像搞地下工作那么紧张、神秘。

谢克特弯腰曲背地坐在安乐椅里，对阿瓦登说：“我找你来是为了整个银河系，地球要造反了，他们要摧毁整个帝国。地球与帝国的分歧由来已久，‘古人委员会’不喜欢跟外星贸易，空间的邻居们也同样不喜欢跟我们贸易。所以地球人不分青红皂白地仇恨一切银河系公民。”

“在很多人看来，地球想征服银河系简直荒谬绝伦，地球

只是两亿个住人的星球之一，现有人口 2000 万，而且没有资源，整个银河系人口却是 50 万的 5 次方，比例是 250 亿银河公民对 1 个地球人，众寡悬殊，要说服任何人相信是很不容易的，可这是事实。

“我请你来，是希望你能够帮助我，我想你也一定能帮助我。现在，‘古人委员会’对我严加防范，我不能亲自去找总督。想请你告诉总督马上采取措施，不然就来不及了。并且请你代地球说情，别让他们报复得太凶。一切拜托你了。”

阿瓦登听得目瞪口呆，他真不相信谢克特说的这一切。“可是他们怎样做才能达到目的呢？”他问。

“地球用以消灭地球以外的生命的办法就是发动一次大规模的细菌战。他们曾送来一批细菌学家使用‘助学器’，这些人回去之后，智力有了极大提高，在研究蛋白质化学和免疫学方面有了新的突破，终于发明了一种只有害于银河人——外星人——的人造病毒。现在已有数以吨计的结晶病毒存在。

“这种传染病比放射热还要厉害。你刚才问放射热是怎么回事。地球上有一种较轻的传染病，病症不十分厉害，轻微发烧，出两天疹子，关节和嘴唇发炎，同时口渴得难受。发病期 4 到 6 天，病人痊愈以后就获得了免疫力。这种病偶尔也有恶性的，致病的病毒大概略有不同，我们管它叫‘放射热’。它之所以称为放射热，是出于一种误解，以为是暴露于放射区后得到的。事实上，暴露于放射区后的确常常感染放射热，那是因为在那些区域里，病毒最容易病变为恶性的。但感染疾病的是病毒而不是放射性。患了放射热以后，在两小

时内病症就出现了。嘴唇溃烂得都没法说话，病人可能在几天内死去。

“非常关键的一点是，地球人已经适应了普通热病，外星人却不适应。帝国驻军里有人偶尔感染了这种热病，他所起的反应就像地球人得了放射热一样。因此让人感到非常可怕。

“这场即将发动的细菌战，病毒一经传开，每天就会死几百万人，而且没有办法防止。即使把整个星球炸掉，传染病又能在新的中心开始。”

“那么所有的人都得死了？”阿瓦登问。

“或许不会。我们已经有了防毒的方法，也生产出了解毒的药。只要早日投降，就能取得解药。此外，银河系里也可能有些冷僻的角落能逃过这场浩劫，甚至有少数人有天生的免疫力。

“干这种事的不是所有的地球人，而只是一小撮领导人物。难道万亿的人应该为数百万人死去？一种遍及银河系的文明难道应该由于某个星球的怨恨而毁灭？这一切能给人类带来什么好处？我们应该给人类找一条通向正义和自由的出路。”

阿瓦登已经不再怀疑。他对谢克特说：“我马上就去见总督，总督会相信我的。”

他们刚走出门，就看见一个穿绿袍的人在等候他们，手里边煞有介事地扬着一根神经鞭。此人正是秘书巴尔基斯。

“我简直等得太久了。我终于逮住了你们全体——甚至施华兹。过不了多久，我就会是整个银河帝国里的全部权力和权威。你们等着瞧吧。”

随着神经鞭一闪，阿瓦登、谢克特和波拉先后感到一阵火烧似的剧痛，失去了知觉。

## 十二 智 斗

施华兹、阿瓦登、谢克特和波拉被关在一间很大的房子里，像尸体似的直挺挺躺在高板凳上，动弹不得，那是警卫用钢棒碰了他们的四肢后造成的。虽然瘫痪了，但头脑却是清楚的。施华兹正利用这一点，玩弄他的“心灵触摸”，刺探警卫和呆在远处办公室里人的心灵，以及这三个人正在想些什么。

阿瓦登正在想，这个施华兹是什么人，怎么秘书说他是帝国的特务？可现在又有什么用呢，他也同我们一样无能为力。不过倒是可以问问他。

“施华兹，你是谁？你怎么会卷进来的？你在里面扮演了什么角色？”

经这么一问，满腔冤屈情绪一古脑儿涌上了施华兹的心头，他气乎乎地说：“我怎么会卷进来的？我本是一个诚实勤劳的裁缝，不伤害谁，不麻烦谁，照料着自己的家。不知什么原因，我来到这个疯狂的世界。当时，我们的世界是银河系里唯一的世界，哪像这里。”说着，不自觉地用英语说了一句：“我想回家，跟我自己的人民呆在一起！”

“你讲的这是什么语言，再用你的语言说说‘父亲’……‘兄弟’……‘房子’……‘人’……”

阿瓦登听了这奇怪的语言，一阵狂喜，他认为这种语言跟在天狼星、大角星、半人马座主星以及其他 20 来个星球的 5000 万年前地层中所发现的古文字一模一样。他惊喜地对谢克特说：“这个人来自过去的时代，你想象不出这对考古学有多么重大的意义。这就是地球一直在寻找的证据，证明地球是文明的发源地。我们可以用他作一笔交易，换取我们的自由。”

施华兹却在旁边说：“他们已经判了我们死刑，你们不会成功的，我知道。”

谢克特听了这话，疲倦的眼睛里闪出奇特的光芒，“难道你能看出别人的思想？”他又转脸对阿瓦登说：“你还记得我跟你讲过的那个细菌学家吗，就是使用了‘助学器’以后送回来进行治疗但仍然死去的那个？他精神崩溃的最初症状之一，就是他声称能够看出别人的思想。他的确能够。我在他死前发现了这一点，它始终是我的秘密。其实这是可能的。在减少脑细胞的电阻以后，脑子也许能够跟别人思想中微电流所产生的磁扬发生感应，引起自身同样的振动。原理就像录音机一样。换句话说，也就是心灵感应……”

“情况要真是这样，施华兹，希望你能帮助我们。”阿瓦登满怀希望地说，“你不能光想到自己，这将关系到整个银河系。”

接着，阿瓦登把谢克特给他讲的有关地球要造反的事情都告诉了施华兹。施华兹听后很激动，他决定为了整个银河系大胆地试一试。

阿瓦登问施华兹：“你伤害一个人能到什么程度。”

“我曾杀死过人。”

“怎么杀的？能一次对付一个以上的人吗？”

“我从来没试过，可我认为不成。同一时间我没法知道两个人的思想。”

谢克特说：“杀死一个警卫或秘书很容易，但这并不能解决问题，我们首先应该搞清楚他们要做什么？怎么做？”

施华兹把自己头脑的触须伸展出去，寻找着秘书的“心灵触摸”。他痛苦地找到一鳞半爪，“胜利！他对结果很有把握……是关于空间导弹的。他已经发射了……不，还没发射。还有别的什么……他们准备发射。”

谢克特痛苦地说：“那是自动导向的带病毒的火箭，目标对准各个星球。能知道它们安装在什么地方吗？”

“有个建筑搞不太清楚……五角……一颗星……一个名字，斯鲁，好像是……”

谢克特又插嘴说：“是申鲁的庙宇，四面都是辐射区。除了‘古人委员会’成员，谁也不能去哪儿。什么时候，他们什么时候开始发射？”

“我不知道日期，可是快了……快了。”施华兹由于用脑过度，觉得脑子都不好使了，“他来了。”

巴尔基斯腰带上挂着一个大型爆炸器，以胜利者的姿态出现在房间里。

施华兹的脑子在飞快地转动。他尽管有种奇特的、热烘烘的感觉，心里却很舒坦。他一方面仿佛觉得自己完全有把握控制局势，另一方面又有些信不过自己。他的身子被弄得瘫痪要比别人晚些，连谢克特博士都已经坐起来了，他呢，只

能稍稍挪动一只胳膊。

施华兹终于看到了秘书脑子里的秘密并且说了出来：“两天……还不到……星期二……早晨 6 点……芝加时间。”

秘书手握爆炸器，站在施华兹身旁，逼问道：“你怎么知道的？”

施华兹没有回答，从外表上看，他下巴的肌肉绷得很紧，双眉弯得很低。他突然上气不接下气地说：“我抓住了他，快拿走他的枪，我不能持久……”

这下阿瓦登明白了。他用刚刚恢复点知觉的四肢慢慢地、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但力不从心，一下子跪在了地上。

“抓紧他，再坚持几分钟，让我对付他。”阿瓦登说着，又慢慢站起身子，靠在一张椅子背上喘息着。

秘书的“心灵触摸”波动着，挣扎着，表示反抗。拇指按在扳机上，压力在一点一点增加。

施华兹的下巴神经质地一会抽紧一会儿放松，嘴唇抖动着，被牙齿咬出血来，因为从对方“心灵触摸”传来的那一大堆不清楚的感觉，他无法知道究竟哪一个区域跟拇指有关。他只好使出全身力气使对方产生一种停滞，全部停滞。慢慢地，他头脑的触须变得僵硬而失去弹性。他摇着头说：“我不行了……不行了。”

阿瓦登休息了一下，用他那僵硬的、不听话的身躯往秘书扑去，伸出两手乱抓一气。身体发软、头脑失灵的秘书跟他一起倒下。爆炸器飞落到地板上。

与此同时，秘书的头脑几乎挣脱了控制，他从阿瓦登重压的身体下挣扎着爬出来，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突然又不

动了，原来是谢克特正斜倚在地，右手颤巍巍地由左手托着，正握着那个爆炸器瞄准着他。秘书深知那爆炸器的厉害，一刹那间就可以把一个人炸得粉碎。

“你们这伙傻瓜，难道你们这样做能得到什么好处吗？”说着，秘书猛地向右边一窜想避开爆炸器，可是却突然砰地一声倒了下去。这是施华兹又一次把自己的心灵触鬣伸展出去，把秘书又戳倒了。

谢克特爬过去，看看秘书还活着，就说：“离这儿不到 1 公里，有个帝国驻军的狄彭要塞。让他带我们到那儿去，到那儿我们就安全了，还可以传话给总督恩纽斯。我有个想法，施华兹，看看你能不能这样使用你的脑子，集中精力把你的思想发射出去，去叫他干什么。不用强行控制他，只是装作你自己在这样做就行。”

秘书躺在那里呻吟一声，他醒过来了。施华兹开始埋头执行起他的任务来。

秘书先是一只胳膊奇特地、不协调地高高举起，然后僵硬地站起来，差一点因使劲过大而失去平衡；接着，又以一种奇特的、身不由己的方式跳起舞来，动作缺乏节奏，缺乏美，活像个机器人。这完全是因为受到一个在肉体上与他毫无关系的头脑的控制才出现的动作。

秘书伸出手，接过了射克特递过来的爆炸器，放回到腰带上原来的地方，那只手也垂了下来，这样出门才不会引起怀疑。

突然，秘书发出了一声声低低的、刺耳的咆哮。再一次停顿；再一次刺耳的声音。

“我控制不了他说话，只能这样。”施华兹喘着气说。

“没关系，我们照常可以混出去。”谢克特耸了耸肩膀。

他们带着秘书离开了教养所。因为有秘书在场，没有引起警卫的怀疑；又因为秘书的车很特别，很惹人注目，人们只注意了汽车，而没有看到汽车里的情况，汽车由谢克特驾驶着来到了帝国驻军的要塞。门帝的士兵挡住去路，“先生，证件。”

“证件被人从我身上拿走了，我是贝尔·阿瓦登，来自天狼星区巴隆，我在替总督办事，情况很紧急。”

兵士举起一只手腕放到嘴边，朝发报机轻轻说了几句话，过了一会儿，他放下手中的长枪，慢慢打开了大门。

## 十三 最后期限

凡是谋反的人，决不能冒险让他们中间的一个首要同谋犯在动手前 48 小时落在敌人手中。这只能意味着发现或告密，而这两种情况又是同一个银币的两面。哪一面都意味着死亡。

秘书失踪的消息迅速传了出来。在紧接着的几个小时里，狄彭要塞内外一片混乱，芝加城里更是闹翻了天。

中午，在首都瓦申的大臣正询问着秘书的下落。警卫斩钉截铁地说，秘书是带着犯人在上午 10 点半离开的，没留下任何指示。到下午 2 点，有消息说早晨有人见过秘书的汽车，但没有看见秘书本人。2 点半，已经肯定这辆车驶进了狄彭要

塞。不到3点，电话打到要塞指挥官处。

接着芝加哥的人民骚动起来。秘密武器库被打开，空手进去的人出来时都拿着武器。一条弯弯曲曲的人流拥向要塞。

要塞里，一个年轻的军官取走了秘书的爆炸器。施华兹也就放松了神经，失去了对秘书的控制。

阿瓦登指着秘书对军官说：“他阴谋推翻帝国政府，我必须立即见你们的指挥官。”

年轻的军官说要研究一下，请他们先休息一会儿。他们一连休息了好几个钟头。精疲力竭的施华兹睡着了，阿瓦登想叫醒他，被射克特阻止了。

时间过得真快，还剩下39个小时了，终于有人来传唤阿瓦登了。来人竟是克劳迪中尉，为报上次被扭断胳膊之仇，他借机对阿瓦登大大羞辱报复了一番，才让他去见上校。

被关在隔壁房间里的秘书，一直像只被关在笼子里的狮子一样不停地走动，这会儿却没声了。这个很小的细节引起了谢克特的注意。他轻轻地摇醒了施华兹，“巴尔基斯在哪儿？”

“哦……哦”不错。”施华兹环顾四周，随即记起来看得最清楚的不是肉眼，于是他展现出心灵的触须，兜着圈子，紧张地寻找所熟悉的心灵。

“他在另一层楼里，正跟什么人谈话，等一等……不错，他叫他上校。”

“不会是背叛吧，一个帝国军官肯定不会跟地球人私通反对皇帝吧。”波拉在一边悄悄地说。

5点15分，阿瓦登见到了上校，上校看上去很疲倦。他

严肃地瞪着阿瓦登：“上次捣乱的首要分子，你能不惹麻烦吗？”然后，心不在焉地说：“讲讲你的故事吧。”

“我获悉一个危险的阴谋，有一小撮地球人想用暴力推翻帝国政府。这情况要是不立即通知有关当局，结果政府和帝国的大部分就会被摧毁。这个秘书是首要策划者之一。”

“年轻人，别太牵强附会，不顾后果，如要说地球人酝酿暴动，围攻要塞还可令人相信，可我决不相信他们有能耐把帝国军队赶出这个星球，更甭说摧毁帝国政府了，不过，我愿意听听这个阴谋的细节。”

“要是你不介意的话，我觉得必须把细节向总督本人报告，因为只有总督本人有权采取必要措施。地球上的某个建筑必须在30个小时内予以炸毁，不然，等病毒菌株和瘟疫传开，帝国的大多数生命，或者说全部生命，都要完蛋。我能直接跟总督联系吗？”

两人正僵持着，有人汇报，一伙当地人携带武器围困了要塞，一个手拿停战白旗的人要求接见。上校命令：“所有人进入战斗岗位，险非自卫不准开火。让那个人进来，再让巴尔基斯也到这里来。”

秘书先来了，他朝上校鞠了一躬，从外表上看似乎一点也不知道阿瓦登的存在。

“对于他们对我的控告，上校，我已经向您解释过了，这个人来地球的时间很短，只有两个来月，可以说他对我们内部政治一无所知；至于我们当地的那个科学家，他年近60，正患着受迫害狂；另外那个来历不明的人，看来是个白痴，这样几个人提出的控告是站不住脚的。”

阿瓦登一跃而起，“我要求发言……”

上校冷冷地说：“你已经拒绝跟我讨论这个问题，让这拒绝继续生效吧，把拿停战白旗的那个人带进来。”

来人是“古人委员会”的另一个成员，叫柯里，看见秘书连眼皮都没眨巴一下，没流露出一丝感情，他对上校说：“我代表外面的人，要求你们立即释放秘书。”

“根据治安的需要，以及出于对皇帝陛下派驻在这个世界上的代表们的尊敬，只要人们聚集起来武装反对我们，这个问题就不可能进行讨论，您必须叫您的人散去。”

秘书一语双关地说：“柯里兄弟，请让局势平静下来。我在这儿非常安全，一会儿没有危险，对谁都没危险。你明白吗，对任何人！”柯里听了这话，放心地走了。

上校对秘书说：“谢谢您刚才的合作，等城里情况一恢复正常，我们保证让您平安地离开此地。”

阿瓦登站起来指着上校，“你这样做会后悔的。我要见总督。”

秘书说：“我乐于留下来等到总督听了我的申诉后再离开，以证明再也没有人比我更忠于帝国了。”

上校答应设法与总督取得联系。

阿瓦登回到牢房后，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才说话：“我差点把一切都毁啦，我发了脾气，得罪了上校，一事无成。”接着他转向施华兹。“施华兹，我们必须利用你，我们需要你的心灵。”

谢克特说：“这不成，阿瓦登。目前施华兹对自己内心力量只隐隐约约知道一些，但显然还不能完全控制，他能使人

晕眩，使人瘫痪，甚至杀死人。比这更进一步，他甚至能违反对方的意志控制他较大的随意肌，但此外就无能为力了。拿对秘书来说就是一个例子。显然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无法控制恩纽斯，比如让他发一道命令，更何况秘书已经想自己单枪匹马采取行动，不让整个银河系采取任何措施。”

阿瓦登一时觉得心灰心冷，抬手看了看表，快到午夜了，还剩 30 个小时，不久他就能睡了。

等他醒来时，还剩 6 个小时了。

恩纽斯终于来了。他是在约莫 18 小时以前接到芝加驻军的电话，绕了半个地球赶来的。他穿着那套沉重、臃肿、填着铅的服装，看上去像个土豆。

对于这些未经证实的报告，总督觉得有点伤脑筋，而且谢克特、阿瓦登都卷在了里面，他内心深处决定采取拖延的办法。

阿瓦登和秘书唇枪舌剑。比在上校面前争论得更激烈。

阿瓦登说：“这个阴谋是一个细菌学家临死前告诉谢克特博士的。这个人曾是阴谋集团的成员，他的话都记录下来。录音磁带还保留着。前几天我们被囚禁时，施华兹也从秘书的脑子里看到了这个阴谋，秘书自己都承认了的。”

“如果阿瓦登博士说的话是真实的，那么这个细菌学家已经疯了，而一个疯子临死前说的话又怎么能令人相信呢？另外，他们带来的这个施华兹简真是个魔鬼，他具有某种精神力量，曾使我瘫痪，我的胳膊和腿都被他操纵过，如果他愿意的话，我的头脑也可能受他操作。所以，我怕他现在又会使用那种力量来对付我。我要求让这个施华兹离开这房间。”

谢克特在一旁说：“施华兹就是我跟您说过的那个试验‘助学器’的人，看起来情况不错，他的脑子都能感觉到别人的思想了？”

恩纽斯听了很吃惊。他对施华兹说：“你能告诉我秘书在想些什么？”

“他在想，我们没法向您证明我们所说的一切。另外，他认为您是个可怜的傻瓜，害怕采取行动，只贪图太平，只希望通过您的大公无私和不偏不倚来赢得地球上人们的欢心，而这样一来，更证明您是个傻瓜。”

秘书脸红了：“大人阁下，他这纯粹是胡说八道。想使您对我怀有成见。”

“我不那么容易受人蛊惑，”恩纽斯又转过身问施华兹：“那么我在想什么？”

“您在想，尽管我能看清楚一个人的头脑深处，我也没有必要把看到的一切都说出来。”

“你说的非常对。问题是，除非能再找到一个像你这样的人，另外一个并不卷入这件事的人，否则，你的证词在法律上不能生效，哪怕我们大家都相信你确实有心灵感应的本领。”随即，恩纽斯作出决定，派人带走了施华兹。施华兹毫不反抗，脸上也没有丝毫不安的表情。

秘书得意了。他装作一本正经的样子，把施华兹的突然出现，谢克特为何理性失常等事情的前前后后分析了一番，然后说：“所有这一切——所谓的病毒和‘清晨6点钟’，都是他们想象出来的，我提议让我在您的监护下呆7天。要是他们所说的属实，在银河系爆发瘟疫的消息不出几天就会传到

地球上。要是发生了这种情况，帝国的军队仍控制着地球……”

“真不错，拿地球去换取整个银河系的人类。”脸色煞白的谢克特嘟囔着。

“我重视我自己的生命，也重视人民的生命。我是无辜的人质，我准备马上通知‘古人委员会’，说我自愿在这儿呆一星期，这样就可以避免可能发生的骚乱。”

恩纽斯说：“我觉得你说得不错……”

阿瓦登再也按捺不住了，他带着可怕的凶狠神气，快步冲向总督……恩纽斯带着的一根神经鞭，及时派上了用场。

在阿瓦登失去知觉的期间，6点钟的最后限期到了……

## 十四 阴谋失败

最后限期过了！

阿瓦登醒来的第一句话就是问什么时候了。啊，一切都完了，没法再阻止了。

恩纽斯一夜未睡，看着没有灵魂的时钟滴答滴答地走动。6点钟已经过了，星星还在闪耀。

门开了，上校进来报告，那伙地球暴民又来了，巴尔基斯没有履行诺言，我已经把他带来了。

总督粗鲁地说：“我听说你的人民又成群结队向狄彭要塞进发，这不符合我们的协议，我们不愿意发生流血事件，可我们的忍耐是有限度的，你能不能太太平平地把他们打发

走。”

秘书得意地笑着，由于压抑得太久，这时很高兴能尽量发泄出来：“没这么容易。傻瓜，你等得太久了，活该死去！现在您和您的世界都是我的人质。不久就会有足够的病毒渗入大气层，对这种病毒，只有我们地球人有免疫力。你们的死期不远了。噢，您可能已经知道，您只有从我们这里可以得到解药。”

总督脸色憔悴，好一会儿没吭声。然后他转向阿瓦登，冷静地说：“请原谅，我不该怀疑您的话。谢克特博士、谢克特小姐，我向你们道歉。如果你们不介意的话，我要回去跟我的家人死在一起。跟这个人妥协当然是不可能的。帝国在地球上的军队，我敢断定，会在死前履行他们的职责，有不少地球人无疑会为他们向死神引路……再见吧。”

“且慢！别走。”只见施华兹微微皱着眉头，拖着疲惫的身子从外面走了进来。

秘书一阵紧张：“你没法从我这里弄到解药的秘密。只有某些人有解药，只有另外一些人受过训练懂得怎样使用解药。这一切都很安全，不是你力所能及的，病毒的毒素会在这段时间里慢慢发作。”

“这的确不是我力所能及的，”施华兹承认，“不过毒素不会有时间发作。你瞧，并没有什么毒素，也没有病毒需要扑灭。”

恩纽斯说：“快说，你的意思是……”

“我的意思并不难说清楚，昨天晚上我知道光是坐在这里听解决不了问题。因此我花了很长时间仔细地搜索秘书的心

灵……但不敢被他发现。后来，他终于要求把我带出房间。这正是我求之不得的，这样一来事情就好办了。

“我先让看守我的警卫瘫痪，然后动身到了机场。要塞处于 20 小时紧急状态，飞机加足了油，驾驶员都在机上待命，我们飞向了申鲁。”

“可是你没法强迫驾驶员飞行啊。”讲话的是谢克特。

“不错，那是在违对方意志的情况下，而我选择的这个驾驶员非常仇恨地球人，他想要轰炸他们，只是纪律约束住了他。这样的头脑，只要一点儿建议，一点儿撺掇，纪律就约束不住他了。也许我在他的飞机上他还不知道呢。”

“你怎么找到申鲁的？”谢克特悄悄地问。

“在我那个时代，有个叫作圣路易的城市，它就在两条大河的汇合处……我们找到了申鲁，我们投下一颗照明弹——至少那是我内心的建议——那座五角大楼就在我们底下。它跟我在秘书的头脑里所看到的图景是一致的……原来是大楼的地方，现在只剩下一个大洞，30 多米深，这件事发生在清晨 3 点钟，没有病毒发射出去。宇宙是清洁的。”

从秘书的唇间迸发出一声像是恶魔发出的刺耳尖叫。他仿佛用尽全身之力想要跳起来，接着倒下了。从他的下唇缓缓地淌下薄薄的白沫。

“我没碰他，”施华兹轻声说，“我 6 点钟之前就回来了，可我知道我得等到最后期限过去。巴尔基斯准会嚷嚷，我早从他心灵里看出这一点，只能从他自己嘴里定他罪名……这

会儿他躺在那儿了。”

约瑟夫·施华兹的英雄事迹受到了政府正式表彰。并授予他一条“宇宙飞船和太阳一级勋章”的绶带。全银河系只有两个人在活着的时候获得过这样的勋章。

对于一个退休裁缝来说，这是了不起的成就。

当然啦，除了政府最高机关，没有谁确切地知道他究竟立了什么功劳，但这无关紧要，总有一天，史书上会记下他全部光辉的、不可磨灭的功勋。

地球人谢绝了恩纽斯要把地球人迁到其他星球的建议。地球不要别人施舍，他们要靠自己的双手重建家园。他们挖掉有病的土壤，换上运来的大批干净、肥沃的土壤，让死土变得郁郁苍苍，让沙漠重新变成绿洲。这个工程是巨大的，可能需要一个世界才能完成，但这有什么关系？让银河系出租机器，让银河系运来粮食，让银河系供应土壤。在它无穷无尽的资源中这是微不足道的支出，而且将会得到补偿。

总有一天，地球人会受到大家的平等对待和尊重。

在阻止银河系毁灭 30 天后的一个晚上，施华兹漫步走向谢克特博士家，想到这一切奇遇，心跳不止。下星期他就要跟阿瓦登一起动身去银河系里那些伟大的中心世界。他这一代里有谁离开过地球？

一时间他想念起古老的地球，他的地球。死去了那么久了。

然而只过了三个半月……

他不禁为自己，为新生的地球，也为千百万遥远的星球，背起了自己记得的英国著名诗人罗伯特·布朗宁的《拉比班·埃土拉》头三句诗：

与我偕老吧，

好景还在后，

有生也有死，这是生命之常……

# 我，机器人

## 引 言

### 机器人学三定律

第一定律——机器人不得伤害人，也不得见人受到伤害而袖手旁观

第二定律——机器人应服从人的一切命令，但不得违反第一定律

第三定律——机器人应保护自身的安全，但不得违反第一、第二定律

引自《机器人学指南》第 56 版 2058 年

我用了好几天在《美国机器人公司》采访到的东西，靠坐在家中看百科全书，也能了解到。

苏珊·卡尔文，生于 1922 年，今年七十五岁。劳伦斯·罗伯逊创办《美国机器人与机械人公司》正好在卡尔文出生

的那年，所以这个企业至今也有七十五年历史了。这个企业日后成了人类历史中最非凡的大工业部门。

苏珊·卡尔文二十岁的时候听过一次关于心理数学讲习会的报告，就在会上她观看了《美国机器人公司》艾尔弗雷德·兰宁博士展出的第一个机器人。尽管卡尔文是一个似乎过于理智的姑娘，但这个巨大丑陋而且动作笨拙的机器人却使她暗暗着了迷。它会讲话，而且能讲出意思来。

2003年罗伯逊发明正电子大脑电路，完成计算机领域真正转折的时候，卡尔文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学士学位，进了控制论研究班。她掌握了关于这个新科学领域的所有知识。五年后，也就是2008年她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后，便以机器人心理学家的身份到《美国机器人公司》任职，并成了这个新科学领域首屈一指的专家。当时该公司的董事长仍是劳伦斯·罗伯逊，研究所所长是艾尔弗雷德·兰宁。

如今，她亲眼目睹了该公司五十年来的巨大进程，就要退休了。

然而这一切包括她发表的文章，她的专利的长长清单以及她的准确的履历表都干巴巴的，缺乏人情味，不能满足我的为《星际通讯社》的特写充实内容的需要。我需要更多的有人情味的素材。

我对她这样讲了。

“关于机器人的有人情味的细节？这就出现矛盾了。”

“博士，是关于您本人的。”

我听人讲过，卡尔文博士身上没有一点人情味的东西。可她谈起过去来，尽管表情没什么变化，我觉得她变得忧郁起

来了。

“对你来说，机器人就是机器人。是一些机械和金属，电子和正电子……用铁来作为智慧的化身。可您没跟它们一道工作过，因此您不了解它们。”

她认为机器人比人类更纯洁、更好。“就拿罗比来说吧。”她说，眼睛蒙上了一层云雾。

接着她讲述了1996年最早出厂的，被当作保姆出售的哑机器人罗比的故事。

## — 罗 比

“98……99……100!”

炎热的中午，四周静悄悄的。格洛莉正与机器人罗比玩捉迷藏的游戏。

她拿掉蒙住眼睛的胖胖的小手，在阳光下眨着眼睛。她离开树一点，仔细查看右边茂密的灌木丛。然后又走开一点。

“他准是躲在家里。”

她转身向林荫路另一头两层的小楼走去时，背后传来了沙沙声夹杂均匀的金属脚步声。她急忙转过身来，可已经晚了。罗比正全速向大树跑去。

“站住，罗比!”这样不公平!你答应过我，没找到你之前不跑!”

她的小脚板当然赶不上罗比的大步，可是离大树还剩三米远的时候，罗比猛然放慢速度，格洛莉首先摸到了树干。

“罗比不会跑！”小女孩快活地叫着，嘲笑罗比。”

罗比则做出要跑开的姿势。格洛莉追上去，然而，机灵的罗比躲开了她的左追右赶，小女孩笑得开心极了。

“站住，罗比！”

冷不防罗比转身捉住了她，它把她举到空中，转起圈子。立刻，她觉得天旋地转起来……

这次该格洛莉藏了。

罗比听话地转向大树干，闭上薄薄的金属片眼皮，遮住了它的光电眼睛。

“不许偷看，也不许少数！”格洛莉说完就跑去躲藏。罗比站在那里准确地数到一百下，它睁开了发着红光的光电眼睛，环视草地，接着，它走向躲在一块石头后面的格洛莉。

“你一定偷看了！”小女孩嚷着，显然地不公道。

她玩腻了捉迷藏，想骑着罗比玩。可罗比由于刚才的被错怪，它坐在草地上，表示拒绝。格洛莉没办法，只好用央求的口气，可罗比坚持着，不肯屈服。

“我可要哭了！”

罗比仍无动于衷。看来它真的生气了。格洛莉只好端出她的绝招：“你不肯让我骑，”她大声说道，“那么，我也再不给你讲故事，再也不……”

这下可真见效，机器人立即屈服了。它小心地把小女孩举到自己又宽又平的肩上。

罗比的金属皮肤由电热元件构成，始终保持在摄氏 21 度，摸上去很舒服。格洛莉高兴起来了，她的小脚丫踢着机器人的胸部，发出好听的咚咚声。

罗比带着格洛莉在草地跑了一圈又一圈，它一会平伸双臂，像飞机的翅膀，而它本身就是银灰色的机身。“哒哒哒……”格洛莉又给它装上了发动机；不一会儿，它又变成了坦克，格洛莉“轰轰轰”地开着炮……

最后，机器人穿过草坪，向前冲去。突然一个急刹车，它把小女孩拖到了软茵茵的草地上。

小女孩终于喘过气来了，它轻轻揪着她一绺头发。

格洛莉假装不明白，不做答理。机器人就更用力地揪她的头发。

“啊，我知道了，你是想听故事吧？”

罗比赶紧点点头。

小女孩开始讲灰姑娘的故事。罗比歪在草地上睁大两只闪光的眼睛，聚精会神地听着，这时，传来了威斯顿太太喊格洛莉回家的声音，故事被打断了。

在家中，格洛莉请求妈妈允许她给罗比讲完故事，但被拒绝了。

“格洛莉！如果你不听妈妈的话，我就让你一个星期见不到罗比！”

罗比失望地走了，而格洛莉眼中含着泪水……

威斯顿夫妇绞尽脑汁，不知如何才能让格洛莉忘掉罗比。最后，威斯顿先生想出了一个好主意。他决定带格洛莉去参观《美国机器人和机械人公司》，他相信，只要让格洛莉懂得，罗比只不过是用电力驱动的一堆钢板和铜线，她就不会想罗比了。

第二天，他们去了美国机器人和机械人公司。在全是机器人工作的工段，格洛莉的眼光突然落在了在屋子当中圆桌旁工作的几个机器人身上。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其中的一个是那么象她的——是的，没错！

“罗比！”她大叫一声。

那个机器人哆嗦了一下，丢了手中的工具。格洛莉高兴了。她一下子钻过防护栏杆，跳到地板上。她向罗比冲去了，舞动着双手。几个成年人可吓呆了。老天，一台巨型自动拖拉机正轰鸣着向她开来。

一切都来不及了。

威斯顿先生徒劳地跳过栏杆，向女儿冲去。

然而，罗比闪电般地行动起来了。它迈起金属长腿，全速向小女孩飞来。拖拉机比它晚了半秒钟，仅仅半秒钟，它抱起小女孩冲了过去，小女孩得救了。

威斯顿先生的手还在抖。小女孩可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她找到了罗比，她幸福极了。她紧紧搂着罗比的金属脖子，喃喃地讲着许多傻话。而罗比，则用它的铬钢铸的手，温柔地抚摸女孩，它的眼睛发出有感情的暗红色的光。

## 二 环 舞

2015年，格雷戈里·鲍威尔、迈克尔·多诺万被派到水星上。他们带了一部新型的机器人试验样机，想考察是否值得用它在水星的向阳面开采硒磁矿。可是第一天，他们就那

么不顺利。

水星上的光电元件快用完了。而没有光电元件的电池，他们就会被水星上高强度的阳光照射活活烤死。格雷戈里·鲍威尔具有这方面的才能，一公斤硒、一套介电装置和三个小时，对他来说就足够了。可他没有硒材料。水星的阳面倒是有天然的纯硒矿湖，然而，只有新型机器人斯皮迪可到那儿去采来硒矿，因为它不怕强烈的太阳照射。

鲍威尔派它去了。可五个小时过去了，斯皮迪还没有回来。

鲍威尔和多诺万都沉不住气了。斯皮迪被派到离他们 27 公里的最近的硒矿湖了。尽管如此，他们企图通过无线电与它联系显然是不可能的。在水星的向阳面，只要在两英里以外，无线电跟本就起不了作用。而若是启用超短波设备，那他们首先就得花几周时间进行调整……

多诺万焦急万分，使劲地搔他那棕红色的头发，这是他的习惯性动作。

根据他们收到的一种可测定斯皮迪位置，没有调制的超短波信号的结果，他们发现斯皮迪绕着碱矿湖正在不停地跳一种奇形怪状的环舞。

“鲍威尔，我们该怎么办呢？”

他们当然不可能亲自去找斯皮迪回来。一向被称为智囊的鲍威尔想起地下室中第一次探险队留下的六个机器人。尽管他们是些高大的，技术落后的半自动机器人，他还是决定碰碰运气，看能让它们干点什么。

机器人被散放在一些箱子中间，积满了灰尘。鲍威尔旋

开一个机器人胸前的挡板，把小块的原子能燃料塞进圆孔，这样，机器人就可以复活了。他把挡板推回原位，又去开动了另一个机器人。

接着，他站在第一个机器人面前，拍了拍它的钢甲：

“你能听见我说话吗？”

“能，主人。”巨大的机器人慢慢低下头，望着鲍威尔。

这是一批最早会说话的机器人。当时地球上禁止使用它们，所以设计师给它们设计了牢固可靠的奴隶本能。

鲍威尔命令它去找回斯皮迪。

可机器人纹丝没动。“对不起，我不能走。”机器人说，“您必须先骑上我。”咔嚓一声，他合拢了笨重的双手，手指交叉，形成一个马蹬的样子。

多诺万瞪大了双眼。“当然，我们可不能到外面去。”

显然，这是过去过分强调安全的结果。可是——突然，多诺万想起了考察站四通八达的地道。那是第一次探险队来时挖筑的。利用廉价的太阳能，地道里有照明设备，而且湿度也和地球上一样。他找到了一条离矿很近的地道，不过五公里远。

他们穿上了别别扭扭的宇宙服。这是用非金属的塑料做的，所以很轻。它的中间有特殊的装置，可以使他们在水星表面高强度的阳光下坚持二十分钟。如果超出了五到十分钟，也不碍事。

他们踏着“马蹬”坐到了机器人的肩膀上。很舒服，设计的一切合乎人体需要。在闸门室，他们等那里的空气抽干之后，机器人迈着速度不变的、准确的机械步伐，向没有空

气的、长长的地道走去。

斯皮迪到底出了什么事，他们想不明白。它应该是完全适应水星条件的，设计时可以说他们考虑到了一切。

“主人，我们到了。”机器人报告。

这是一个不大的，没有空气的，已经塌了一半的空亭子。附近有高耸的玄武岩峭壁，正好遮住了强烈的阳光照射。在这里，火星上最美丽的奇观出现了：前方阴影与白天交接处，黑白分明，象刀割似的。阳光照射的土壤上铺满了结晶物质，发出雪般的耀眼光芒。

不过，此时的鲍威尔和多诺万可没有观赏美景的闲情逸致。鲍威尔戴上宇宙服配备的滤色镜，调好了望远镜。

砸矿湖的位置找到了，可斯皮迪呢？

突然，他看见了一个向他们移来的小黑点。他们立即骑着机器人迎了上去。

走出山阴，灼热的太阳光扑下来，炙烤难耐。他们宇宙服上的温度计显示出摄氏 80 度的字样。过一会儿，就更热了。

型号为 S. P. D. —B 的机器人走近了。它摇摇晃晃，像唱醉了酒似的。他们的耳机里传来了斯皮迪摸不着头脑的话语：“妙！妙极了！什么爱情也不能将我们分开。我是一朵小花，多可爱，嗨！……”它突然转过身回去了，跑得飞快。

“百年老橡树下长着小小的花朵。”斯皮迪跑得没影了。

“它准是醉了，从那儿学来这么古怪的诗句”。多诺万惊疑地说。

这句话提醒了鲍威尔。他们退回荫凉处时，都快烤焦了。鲍威尔仔细分析了对斯皮迪下达的命令。

机器人必须服从机器人学三定律，这是毋庸置疑的。可是当这些定律发生矛盾时，会怎么样呢？机器人的行为取决于什么呢？当然是正电子脑的电势差。一般情况下，机器人走到危险地带并意识到这种危险时，按照第三定律产生的电势会迫使它离开哪里。这时如果有人命令它非到那个地方去不可的话，根据第二定律机器人必须服从人的命令，产生的反向电势就会超过前一种电势，这样，机器人只好不顾一切地去完成命令。但斯皮迪有点特别，它的第三定律定得特别严，所以逃离危险的意识较强，而且它的最新构造不会使它那么容易就被毁掉的。可他们下达命令时表现得随随便便，这样一来，第二定律产生的电势就比较微弱。事实说明，斯皮迪在硒矿附近一定遇到了某种危险，而且是离硒矿越近，危险性就越强。这样，斯皮迪在接近硒矿时第三定律产生的电势就会逐渐上升，直到某个距离与第二定律的电势达到平衡，第三定律就又把它赶回去了，而第二定律又迫使它往回走……于是，他只好留在平衡线上，沿着产地兜圈子。

可是危险来自哪儿呢？

“火山现象！”

多诺万说对了。火山气体中的一氧化碳在高温下与铁相遇，会生成恢发性的羧基铁。而机器人是铁做的，这里的温度又是这么高……

可是，斯皮迪怎么可以回来呢？

用另外的命令去提高第二定律的电势显然是不太可能的事。从第三定律入手如何呢？

考察站有不少的草酸。草酸在高温下会分解出一氧化碳

来，而一氧化碳浓度的提高……对了，可以把斯皮迪赶回来。鲍威尔的眼睛亮了。

光电元件比预料减少得更快。他们取回草酸，赶紧再次向斯皮迪走去。“我们又到一块了，嗨！钢琴风琴家，全家吃薄荷的人要向你喷一脸……”斯皮迪像原来一样东倒西歪地靠近了。鲍威尔命令两个机器人赶紧扔草酸瓶子。“哧——咻——”草酸瓶子在斯皮迪身后炸开，腾起一片云汽。十五秒钟后，斯皮迪开始向他们移过来。草酸真起作用了。

“雇佣兵倾吐的爱情……”不等听清斯皮迪在说些什么，炙热已经把鲍威尔和多诺万赶回去了。等他们喘过气能回头望时，吃惊得差点大叫起来。原来斯皮迪又踏上了老路，而且越来越快地离开了。

“追上它！”多诺万驱动机器人，准备追赶。鲍威尔拦住了他。

“我们白白浪费了时间，”鲍威尔说，“我们只不过建立了新的平衡。一氧化碳成分提高，斯皮迪开始后退，一直到新的平衡位置为止。后来一氧化碳慢慢挥发掉了，它就又回去了。我说，再多的草酸也不顶用了，而且，我们也来不及了。也许在我们回来前，斯皮迪早腐蚀完了。瞧它现在都一瘸一拐的了。”

“那我们，完蛋了吗？”多诺万绝望地问。

鲍威尔没有回答。他犹豫了一会儿，说他们还可以考虑第一定律。

鲍威尔决定冒一次险。反正都一样，要么现在，要么再拖上三四天……再说，根据机器人学第一定律，机器人不能

由于自己的袖手旁观而致人的生命受到威胁。可斯皮迪现在处于半颠狂状态，能行吗？

他骑着机器人向斯皮迪走去。在离斯皮迪三百米远的地方，他跳下来了，在覆盖晶体的地上艰难地向前走着。鞋底很烫，脚下的晶体真滑——他回头望望，他离开荫凉处很远了，再也回不去了。要么死，要么斯皮迪过来救他。他觉得喉咙堵塞，要喘不上气来了。

“斯皮迪在他的正前方，盯着他。它已停止唱那混帐的诗歌了。他放慢脚步，站下了。接着，它开始后退。

“斯皮迪，你快来帮忙，送我到荫凉处，否则太阳会把我晒死。”鲍威尔试着恳求。

斯皮迪向前走了一步。它开口说话了：“假如你生病床上躺，假如你明天把假放……”它声音突然中断了。

这一刹那，鲍威尔瞥见一个东西向他移来。他掉转头，几乎惊呆了。送他过来的机器人向他走来了——没有骑手，它自己过来了。

“请原谅，主人！我不该自己行动，可您遇到危险了。”

第一定律高于一切，这可不是它的错。可鲍威尔不需要它，他需要的是斯皮迪。他命令这个机器人不要碰他。

然而这没有用。机器人继续向他走来。

他绝望了。高温可真够他受的。他脑子里一片空白，都糊涂了。眼前的一切是那么模糊，呼出的气体象火焰般的烫。他最后一次努力地叫道：

“斯皮迪！你在哪里？活见鬼，我要死啦，还不过来帮忙！”

他徒劳地躲着要搭救他的机器人，渐渐失去了意识。这

时，他感到自己的手被金属手指抓住了。耳边响起斯皮迪关切的、满含歉意的声音：

“鲍威尔，您在这里？老天，我在干什么……”

“没关系，”鲍威尔虚弱地说，“快，送我到荫凉处，快！”

他觉得自己被举到空中，然后飞奔起来。这以后，他什么也不知道了。

他醒来时，多诺万已派斯皮迪到另外的一个晒矿湖采来了矿。这次，它只用了很短的时间——四十二分钟零三秒。

“斯皮迪不敢来见你了，”多诺万说，“它觉得对不起你，那一次的错，它觉得是它造成的。”

“怎么是他呢，”鲍威尔说。找来了斯皮迪后，他紧紧握住它的金属手掌，说道：

“你没有错，亲爱的！”

### 三 推 理

半年之后，他们俩又被派往另一个星际空间去执行任务。这是一个严寒到摄氏零下 273 度的漆黑的世界。不过，对他们从事检查实验型机器人的工作而言，环境的变化无关紧要。

一周前，鲍威尔和多诺万装配起他们的试验样品，目前最新型的 QT—1 型机器人——库蒂。它已被派往基地工作。它将被用来考察是否有能力独立控制这个台站的工作。

可是库蒂是个不安分的家伙。它对自己的存在表现出强烈的好奇心。它不肯相信自己是由鲍威尔和多诺万创造出来

的。

它打算弄清楚这个问题。它相信通过逻辑推理它会达到目的的。

可是，鲍威尔相信库蒂是可以被说服的。他做出了尝试。

窗外是漆黑一片的太空，太空中点缀着无数小小的亮点。鲍威尔把库蒂领到窗边，向它解释说，那些小亮点是一个个比台站大得多的球状物质，他们的波束辐射器就是对准这些小亮点中的一些发射的。他和多诺万来自这些小亮点中的一个——地球，那儿生活着许多跟他们一样的人。他们的能源则来自另一个离他们较近的灼热的火球——太阳。这个空间站建立的目的是将太阳能输送到别的星球上去。它最初是由人来操纵的，然而由于炎热，太阳的硬射线和电子暴等等对人的不利条件，他们才制造了它们机器人来代替人类。如今，这个台站只需两个人就足够了，然而，就是这两个人，他们也试图用机器人来代替。这就是它之所以出现的原因。

“你把我当什么人了？你想用你的假说哄骗我吗？”库蒂说，“我自己会弄明白这个问题的。”他傲然地阔步走了。

鲍威尔收集的电子流函数数据表明，电子函数是不稳定的。可能会有风暴来临。他急匆匆计算着什么的时候，库蒂来了。

它说，它找到了自己存在的答案。

“经过我这几天专心致志的思考，我认为只有从我存在的原因这唯一可能的假设开始。这样一来，我找到了答案，我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我比你们优越得多的缘故。”

它笑了，非人的机器人的笑。它无视鲍威尔和多诺万的愤怒，继续说道。

“你看，制造你们的材料又松又软，既不结实又极脆弱。而且你们的能源来自那些效率较低的有机氧化物——比如你们常吃的三明治之类。你们还需要固定的睡眠。温度、压力、辐射强度等外部环境的一点点变化都影响到你们的工作能力。所以，你们只不过是些代用品，而我们才是最完美的造物。我们直接利用电能并且几乎全部加以利用。我们由硬金属组成，不会疲乏，也不受环境改变的影响。任何一种生物都不能创造出比自己更优越的生物来，人们怎么可以创造出我来呢？”

“哼，好吧！不是我们创造了你，那又是谁呢？”多诺被库蒂的逻辑气坏了，禁不住大骂起来。

“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主！”库蒂心平气和地说道：“你们人是型式最简单的、最易造物，所以主最先创造了你们。可是后来主又制造了比你们高级的机器人，最后，主又创造了我，以便代替剩下来的你们的位置。所以从今以后，我得为主服务了，而不再为你们服务。”

“什么？不再为我们服务？”鲍威尔吼道，“在我们还没确定你是否能独立操纵转换器之前，你得执行我们的命令，否则，就把你拆毁。”

库蒂没有反抗，它一言不发地走了。

格雷戈里·鲍威尔在办公室坐立不安。他刚刚算出电子

暴就在眼前，就被机器人从桌边拖开，同多诺万一起，软禁在这里了。

他知道，如果库蒂不能控制住仪器，那将意味着什么。风暴狂舞，穿过那里的波束像跳蚤一样乱跳，射线会散焦，地球上会有成百万的地方受到冲击而烧毁……

多诺万脸色苍白，向门外冲去。

可是走廊上一个机器人心平气和地把他拦回去了。库蒂走了进来。

“你们的职能被取消了。”它宣布道，带着不无同情的表情。

他一手搂住鲍威尔的肩膀，一手搂住多诺万的腰，说：“我挺喜欢你们的，尽管你们的思考能力有限。可是由于你们对主的效劳，你们会得到食物、衣服和住处的。但你们不准再进入控制室和机房。”

“在这里，我们就是主人，库蒂！”鲍威尔说。

“别坚持了，鲍威尔！”库蒂说，“我不想与你深究，我知道该怎么为主服务就行了。”

留下目瞪口呆的两人，库蒂走了。

风暴就要来了。他们得赶快说服库蒂，否则，他们将什么也干不成。

他们决定当着库蒂的面装配一个机器人，看库蒂还有什么可说的。

当然，机器人是在地球上制造的。但为了便于运输，它们总是被拆开来，运到地点再进行装配。这样做还有一个好

处，比较安全。如果装配调整好了的机器人一旦逃掉而到处游荡，《美国机器人公司》岂不要受到地球上禁用机器人法案的严厉制裁。

也因此，象鲍威尔和多诺万这些从事检查试验型机器人工作的人员都负有装配机器人的艰巨而复杂的任务。

目前，他们在库蒂的监视下刚刚完成一台 MG 型机器人的装配。鲍威尔启动开关，机器人活了。它一开始显得极不灵活，活动迟缓，发出不好听的轧轧声和嗡嗡声。继而关节抽动，能抬起头来。接着，它用胳膊肘支撑身子，竟笨手笨脚地站起来了。它似乎力图说话，然而吐词模糊，不时发出失败的挫牙声。

最后，它终于能开口了：“我愿意工作，派我去哪儿？”

多诺万打发它到外面去等。然后，他面对一直保持沉默的库蒂。

“不对！”库蒂简短而干脆地说道，“你们只不过把部件装配起来而已。这是你们的本能，你们并未真正创造机器人，因为部件是主创造的。”

“是在地球上造好，运到这儿来的，库蒂！”多诺万沙哑地喊道，“你可到图书馆查看资料。”

“算了吧！”库蒂不屑一顾地说，“那只不过是你们准备的罢了，我不需要。作为有思维的生物，我具有先天从处境找出真实性的本领。而你们作为有理智的生物，不善于处理，需要解释，这才是图书馆的用处。主向你们灌输关于地球和人类这些令人发笑的想法，这无疑主考虑到你们头脑简单无法接受真理的缘故。好了，我们别浪费时间争论了，再见！”

说完，它俨然以主人的神态离去了。

“啊！它不相信我们，不相信地球，而且也不相信它自己的眼睛！”多诺万暴躁地嚷着。

“是啊，”鲍威尔绝望地叹息，“严格的推理可以证明任何东西……这就看你拿什么假定做为出发点了。我们有我们的，而库蒂有它自己的。”

十二个小时以后，当风暴比预期更早地到来时，睡眠对他们来说可惜仍是个原则问题。

多诺万平时绯红的脸色变成了死灰，鲍威尔则绝望地揪着胡子。他们死死地望着窗外。

他们看到了在另一种情况下可能被认为是壮观的美景：高速电子流与载送能源发往地球的波束相遇，爆发时发出耀眼的极小的火花；射入虚无漂渺空间的波束，则带着飞舞的明亮灰尘，闪闪发光。

波束是稳定的。可他们知道，他们的肉眼是靠不住的。角度偏差百分之一毫秒，他们无法感觉得到。所以，他们不敢对观察到的现象怀有确信。

然而，他们只能眼巴巴看见一切发生，毫无办法。那个不关心波束、聚焦或地球，除了主之外什么也不关心的机器人，此时却掌管着一切，在控制室里操纵。

时间一小时一小时地过去了。他们入了定般望着窗外，后来，在波束乱窜中火花消失了，风暴总算过去了。

信号灯突然亮了，鲍威尔看也不看一眼。他们完了！完了！！他垂头丧气地想，也许库蒂是对的，他们真的只是些具

有人工记忆的低等动物，不复有存在的价值。

“你们不回答信号，我自己决定进来了。”库蒂出现在他们面前，“你们脸色不好，也许你们生存的期限快到了吧。不过我想，你们愿意知道今天的仪器记录。”

“为主效劳是光荣的事，我代替了你们，请你们不要难过。”库蒂异常高兴。

鲍威尔心不在焉地翻着库蒂递过来的记录。突然，他的眼光停留在一张表格上：一条细细的、弯曲的红色曲线横穿表格。他一遍又一遍地仔细看这条曲线，手痉挛起来了。他忽然站立起来，其余的记录纸片纷纷落地。

“多诺万，它保持住了波束稳定！”他摇着多诺万的肩膀快活地说。

“什么？哪儿？”多诺万一下子精神了，瞪圆了眼睛。

“你保住了波束稳定，库……库蒂！”鲍威尔结结巴巴地告诉库蒂，库蒂还以为出什么事了呢。

“波束始终准确地瞄射地球，”鲍威尔欢天喜地，“你都保持住波束聚焦了，库蒂！”

“我可不想听什么关于地球的谎言。我只不过是按主的意志办事，使指针全部保持在平衡位置罢了。”

它拾起散落在地上的纸张，非常生气地走了。

鲍威尔和多诺万疲惫已极，可他们心情舒畅。他们还从来没见过电子暴这样好地被控制住过呢。事实证明，库蒂是合格的。就是它有点关于主的莫妙其妙的信仰。

“管它信仰什么，不信仰什么呢！”鲍威尔说，微笑着睡着了。

## 四 捉兔记

他们被告知可以有两周的休息时间。实际上，他们的假期长达了六个月之久。新任务的来临比预计要晚得多，因为总有那么点小毛病，使得他们不敢轻举妄动。最后，终于一切都满意了，鲍威尔和多诺万就结束假期，带着新研制的成组机器人到行星上执行任务。这一次，他们同样地不那么顺利。

按照公司签定的合同，公司担保机器人一定能通过在小行星上的实际工作实验。一旦试验失败，公司会失掉一千万元的预垫金，这还不算，公司信誉上的损失将达一亿元。对他们而言，如果这次试验失败，而他们又解释不出原因来，他们将面临被解雇的危险。因为谁都知道，在《美国机器人和机械人公司》工作，就得遵守公司的不成文法律；任何一个雇员不会犯同一种错误，只要犯一次就要被解雇。

这种新型成组机器人由一个机器人当领班，同时带着六个辅助机器人，它们作为它的一部分，由它统辖。这是专门为在小行星上的矿井工作而设计的，可以无需人的监督。可是到现在为止，由他们来进行实验的这组由 DV—5 作为领班的这组机器人，离不开人的监督，一旦人离开了，它们就采不出矿来，甚至不按时归来。

在整整三个班的时间里，多诺万观察了这组机器人的工

作情况。他在时，一切都正常，他想不出原因来。

“最可能的情况是，不论我们，或是别人在这里都同样毫无办法。”鲍威尔发愁地望着天花板，手捻着棕色胡须。

然而，在这里工作的可不是别人，偏偏是他鲍威尔和多诺万呀。

他虔诚地打开《机器人学指南》……

领头机器人戴夫—5 进来了。它坐在专门为它预备的板凳上，接受鲍威尔的仔细盘问。

“我不知怎么了。”戴夫说，“我觉得自己一切正常，辅助他们也干得不坏。不过……我觉得自己曾一度神经紧张。”

鲍威尔说，他决定按照《指南》里的《野外检查大纲》对它检查一下。这可伤了戴夫的自尊心，它觉得痛苦极了。不过，它还是答应了。

两个多小时的检查里，戴夫从五位数的乘法开始，通过了越来越难度加大的机械反应测试，甚至包括了对机器人功能来讲最高级的难题——属于判断的问题和伦理的问题。

鲍威尔累得满头大汗，多诺万则几乎啃遍了自己的手指甲，结果是一无所获。

脑是机器人身上最可靠的部分。在地球上，对这部分的检查相当严格。象戴夫那样可以如此无懈可击地通过野外检查，这说明它的正电子脑不可能有什么毛病。

那么，是不是机器人身上的机械故障呢？机器人身上有成千上万个零件，任何一个都有失灵的可能性，何况还有神秘莫测的正电子场。

奇怪的是，只有当人不在近旁时，它才出现故障。

“我们该怎么办？”

“怎么办？就这么办！”鲍威尔指了指桌子上方的一个屏幕，“我把它与戴夫的巷道接通了，你若想做焖兔肉的话，就请先捉兔子吧。”

他们只得天天守在屏幕前，干捉兔子的工作。

多诺万脾气暴躁，长期的老是同新型机器人打交道又刺激了他的坏脾气。几天来，他一有空就喋喋不休地发牢骚，抱怨自己，抱怨公司，也抱怨鲍威尔。鲍威尔终于也被惹烦了，他拿起一本厚重的书向多诺万扔去，多诺万被砸倒了。

“见你的鬼，我要立即辞职，我不干了！”

“滚吧，你早该辞职了！”

两个人大吵大嚷起来，越来越激烈。

突然，多诺万惊叫了一声。鲍威尔转过脸去，也吓得惊呆了。

屏幕上显示出以下的景象：在没有空气的阴影重重的岩石背景下，以戴夫为首的机器人正排成操练队形，沿着粗糙的平巷壁滑行。他们的剪影在巷壁上飘忽不定，本身暗淡的金属光又互相映照着，有着某种神秘的气氛。他们动作显得轻盈、整齐，并不时变换队形，像月球上的舞蹈演员。

到底搞什么名堂。军事操练？还是艺术体操？也许戴夫发生了某种幻觉，误以为自己是什么芭蕾舞教练呢。

他们自动停止了争吵。穿上防护服，他们走进漆黑一片的平巷，向出事地点走去。

机器人的亮光就在他们的前方闪烁，可鲍威尔的无线电

起不了作用，大概是线路坏了吧。

机器人冲着他们开过来了。他们登上附近一个三米多高的台阶等着。防护服的重量可没让他们少费劲。

戴夫领头，其它六个机器人跟着它成一列纵队。他们一会成双，一会成单，合着清楚的机械节奏，不断这样重复着，重复着，向前而来。

离他们还有六米远的时候，戴夫的动作停下了。其它辅助机器人立即乱了队形，挤作一团。几秒钟后，它们又散开，啪哒啪哒地飞掉了。只有戴夫留下来，望着它们的背影发呆，然后它慢慢蹲下来，像人一样把头靠在了手上。

“你们在这儿，上司？”鲍威尔的耳机里传来它的声音。

“怎么回事？戴夫！”鲍威尔和多诺万跳下台阶。

“不知道，”戴夫说，“我们在十七号坑道，正在对付一个非常棘手的出矿口，突然，就什么也不知道了，直到我觉得附近有人，才……”

“我们耽搁了很久吗？”

“没有！没关系，戴夫！回去接着干吧！”鲍威尔安慰着戴夫。

多诺万留下来同戴夫一起到工作结束时间。多诺万在场期间，一点差错也没出现。

“这是戴夫的自尊心在作怪。要不就是黠武精神在作怪，它肯定以为在组织自己的军队呢。”

当然，多诺万的假设只能做为假设罢了。其合乎逻辑的推理必然是机器人对人的统治，这从根本上是不成立的。它违背了机器人学第一定律，即：机器人不得伤害人，也不得

听任人遭受伤害而袖手旁观。

蹊蹊的事情是，没人的时候，戴夫就出事，而一旦附近有人，它就能恢复正常。

这之间有什么区别吗？鲍威尔百思不得其解。当人不在近旁的时候，显然就要求戴夫拿出更多的主动精神来。这么说，他们应该查出戴夫身上的哪些部分因增加了负担而受了影响？

自然，他们还需要把构造上的缺点找出来，纠正掉。否则，就只能意味着机器人没通过检验，公司是无法将这样的机器人进行出卖的。

多诺万试图排除一切与主动精神无关的电路，而在自己的领域内寻找出原因。然而，机器人的各个部件之间的联系是那么密切相关，他的这种努力看来只能是一种妄想。

辅助机器人被比作戴夫的“手指”，其实这是不符合实际的。首先，它会讲话；其次，它有相当发达的脑子，尽管它的脑子只接受正电子场下达过来的指令。他们找来了编号为DV—5—2的“手指”，也许它能使他们开点窍。

“你的上级已经四次违背了智能体系，你知道吗？”

“知道，”这个机器人说。

它清楚地记得：第一次是在它们清理一个难对付的矿口；第二次，是他们在加固一个将塌方的顶子；第三次，是她们为进一步工作时避开地底下的裂缝准备准确的定向爆炸；第四次，是刚刚发生小塌方之后。

“每一次，我们都接到某种命令，可是，我们还没弄明白这个命令之前，新的命令又来了。于是，我们就开始操练那

种奇怪的队形。”

“那个命令是什么？什么情况使戴夫下达了那个命令呢？”  
机器人痛苦地摇摇头，它想不起来了。

他们还有十天的时间。鲍威尔和多诺万轮流坐在屏幕前，小心翼翼地盯着。多诺万的坏脾气又爆发了，他几乎咒遍了世界上的所有东西。是呀，又八天过去了，他的眼睛发了炎，看东西都不那么清楚了。

早上，当鲍威尔忍着疲乏和头痛来替他下班时，他抄起一本厚重的书向屏幕投去，玻璃碎裂发出哗啦啦的响声。

“只剩两天了，可我们什么也不知道。”他无视鲍威尔的愤怒，心平气和地站起来说道。

“也许，在最后的两天，我们会有所进展。”鲍威尔困难地说。

也许他们的路子错了。在屏幕上毕竟不如在现场来得仔细。况且，在现场下，还可以随时在需要时让机器人停止工作，进行观察。

多诺万的眼睛突然亮了。他想起“手指”告诉他的情况。  
“也就是说，在危急的情况下。”鲍威尔也兴奋了。

“对！在危险情况下。没有人在场时，个人主动精神就会紧张起来。由此可得出什么推理呢？我们怎么可以在我们需要的时间和地点使机器人停顿下来呢？”多诺万一口气把鲍威尔想说的话全抖了出来。

“制造一次小塌方如何？”鲍威尔建议。

“O·K！”

在黑咕隆咚的平巷内，鲍威尔和多诺万沿着坑道壁静悄悄地前进，象搞什么阴谋似的。

只要六个“手指”中的一个离他们六米远，哪怕不在视野之内，它也会感觉得到。所以他们的行动极其小心谨慎。

鲍威尔的金属手套紧贴着坑道壁，他感觉出巷道壁有轻微的颤动。发生爆炸了。

一个机器人从他们身边飞奔过去，一眨眼就看不见了。

尽管如此，为了避免被机器人感觉到他们的存在，他们决定从一号侧巷道绕过去。

这似乎是一条死巷。前边有一个窟窿与主巷道相通，但窟窿太小，挤不过人去。

这时巷壁颤动得更厉害了。鲍威尔和多诺万同时感到自己被推了一下似的。通过洞口，他们发现机器人在十五米远的地方挤作一团，正用力地用金属手飞快地搬走爆破下来的碎石。

下一次爆炸可能会波及他们。鲍威尔可顾不了那么多了，他拿起雷管枪，瞄准部位，爆破了。

一系列巨大的震动，鲍威尔被颠到了多诺万的身上，他们感到被猛地推了一下。

巷道塌方，四周一片漆黑。鲍威尔和多诺万被困住了。多诺万打开手电筒，发现洞口也堵住了，连耗子都休想钻出去。

问题还没有解决，自己先被困在这里了。如果不能设法出去，他们就得完蛋，他们的氧气是有限的。

本来，他们可以很容易地把戴夫叫来，刨他们出去。可他们制造的塌方把戴夫吓跑了，而且，它的无线电也失灵了。

如果戴夫离他们六米远的话，他们就有救了。可它在哪儿呢？

多诺万挨近窟窿，试图把脑袋伸出去。他费了半天的劲，才算搞成功。

他看见机器人在巷道的尽头，可惜太远了。

鲍威尔也想看看，他在底下使劲扯多诺万的腿，把他扯下来了。

鲍威尔看见机器人似乎正向他们移来。他打开手电筒，想引它们过来，可是白费劲。他们跳着奇形怪状的舞，走得杂乱无章，不过最终——

“它们向这边来了！”

“让我看看！”多诺万说。

“等等！”

可是多诺万用力扯他的腿，把他扯下来了。

“哎嗨！……哎呀……”多诺万怪叫起来。机器人又转回去了。

“发生了什么事？”鲍威尔又开始扯他的大腿，急得多诺万踢着双脚，“戴夫！戴夫！”的大叫起来。他忘了声音在这里是不传播的。

鲍威尔急中生智，他拿起雷管枪，放开多诺万，放了一枪。一个辅助机器人倒下了。

“戴夫！”通过话筒，鲍威尔不确定地叫了一声。

一会儿沉默，接着传来了戴夫的回答：

“你们在哪儿，上司？”

“你们爆破时把我们埋住了。你能看见我的手电筒光吗？”

“是的，我马上就到！”

多诺万和鲍威同时舒了一口气，他们有救了。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鲍威尔？”

“啊，太简单啦！咱们是把显而易见的东西忽略掉了。”

他接着说道：“问题就出在控制个人精神的线路上，而且总是在有危险的情况下。我们也一直在寻找造成原因的什么特别命令，可原因为什么一定要出现在命令上呢？”

“是呀，鲍威尔！接着说。”

“戴夫同时通过六个渠道发布命令，指挥六个“手指”。一般正常情况下，一个或几个手指完成简单的工作，它不必太费力。而在紧急情况下，它就需要同时调动起六个机器人，而且要立即去做，它也许承受不住了。这时，任何一种能减轻机械紧张程度的因素，比如人的到来，就可以使它恢复常态。我报销了一个辅助机器人，这就等于减轻了戴夫的压力，它自然正常了。”

“对，对呀！”多诺万恍然大悟，“那么说，我们剩下的任务就小多了。我们只需查出那些发出六道命令比发出五道命令时负荷大的电路就行了。”

“确切地说，局限在机器人身上一个特别的协调电路上。”

“太妙了，鲍威尔！可是，它们变换队形的那种奇怪体操，是怎么回事呢？”

“我也不知道。”鲍威尔回答，“不过，我想，既然辅助机器人是戴夫的“手指”，那么，戴夫思维混乱，失去正常情况下，它一定是老在扳弄自己的手指吧。”

苏珊·卡尔文在讲到鲍威尔和多诺万时，口气淡漠，毫无表情。可每当她谈到机器人时，语调就变得亲切起来。她毫不费力地就给我讲完了斯皮迪、库蒂和戴夫的故事。

当我表露出对机器人在地球上的事情的极大关注时，卡尔文的眼睛亮了。

“是关于设计方面的问题吧？”她立即给我讲了一个动人心弦的故事。

## 五 捉拿机器人

2029年，超级基地上一片混乱，一个机器人失踪了。

苏珊·卡尔文和勃格特作为公司的首席心理学家和数学部主任被派往基地进行调查。

柯尔纳将军接待了他们。午餐后，他们举行了第一次会议。他们从柯尔纳将军那儿了解的情况是这样的：

几年前，公司迫于政府的压力制造了一些特殊的NS-2型机器人，即内斯特机器人。在当时，为了适于超级基地的特殊需要，即为了避免机器人浪费时间去挽救那些处在伽马线下的人类（实际上不致伤害人的生命），从而影响他们的工作，制造者们对输入它们的第一定律作了些改动，只保留了定律的前部分，即机器人不得伤害人，这样，它就没有必要非去救处在危险下的人类了。为了保密，所有NS-2型机器人没有出厂编号。只是这些被修改了的机器人另被输入严

格的命令，对没有被授权的人，永远不得讲出它们被修改的事。

现在的情况是这样的：机器人一失踪，他们就进行了戒严，开始寻找。结果发现几天前来此登陆的飞船中的六十二个与其完全相同类型的内斯特，变成了六十三个。

很显然，那个失踪的机器人在里面。柯尔纳将军以授权的身份对这些机器人进行了检查，结果六十三个机器人都否认在此工作过。失踪的机器人来此工作还不久，与新的没什么两样，所以，他找不出谁是撒谎者。

“如果存在这不符合第一定律的机器人一旦传开……”柯尔纳将军把话打住了。

无疑，柯尔纳将军和政府会受到损害，而公司的损失，则将更大。

苏珊·卡尔文感到心烦意乱。“我需要休息八个小时，然后，我希望能同那个最后看见那个机器人的人谈谈。”她宣布道。

实际上，除了两个多小时的迷糊外，她根本谈不上睡觉。勃格特同样地没有入睡，他满有把握地等来了这个性格乖张的老小姐。

“摒弃第一定律，你不了解这意味着什么吗？”

勃格特当然了解。作为数学家，他在自己的领域是第一流的。“会完全失去可靠性，还可能带来正电子域等式的答案。”

卡尔文阐述自己的看法：“作为一个正常的生命，谁都会

有意或无意地反对统治。如果这种统治是来自低下的一方，反感就会越发强烈。机器人在体力方面，一定程度上也包括智力上，是比人优越的。只有第一定律能使它们变得顺从，可是，第一定律若是失去了，如果有人给它们下达命令，它就可能把人给整死，太不可靠了。”

“我同意你的弗兰克斯坦变态心理，但是，”勃格特反驳道，“第一定律并不是被摒弃，它只是修改，你听清了。”

“当然，大脑的稳定可靠性还是被降低了。”他又补充道。

“好吧，我们看看早上的会议后再说吧。”其实，卡尔文本来也没把这八面玲珑，自命不凡的勃格特放在眼里。

杰拉尔德·布莱克据说是最后一位看见机器人的人。此时，他坐在柯尔纳将军身边，紧张地面对着两位调查人。

“机器人失踪的那个上午，我们在一起搞野外发电机。整个上午，我们确实呆在一起。午后是否有人还看见它，我不知道，反正人家说我是最后一个看见它的人。”

“你不这样认为吗？”卡尔文温和地问，鼓励他说下去。

“它是个令人讨厌的家伙，”年轻人突然说。

“噢！为什么呢”

“那天上午，我与机器人发生了一点儿小纠纷。”年轻人讲道，“我曾打碎了一只金勃管，五天的功夫白废了。我的整个工作本来就落后了计划，家中又几个星期没来信了。我心绪不好，这时机器人却絮絮叨叨地劝我继续一个月前放弃了实验，它在这件事上都说过好几次了。我感到厌烦，我于是让它走开。”

“你让它走开？”卡尔文敏锐地问道，“记得确切的字眼吗？”

“嗯，可能是，走开，躲一边去！”年轻人半天说道。

“于是它就这样做了？”勃格特大笑起来。

作为心理学家，卡尔文明白这个年轻人肯定是撒谎了。任何细节上的问题都极其重要，她是不会忽略的。“你大概不光是这几个字眼吧？”她用诱导的口吻问道。

“我，我可能骂它什么来着。”年轻人涨红了脸。

卡尔文请他把当时的话复述了一下，她认为有这个必要。年轻人感到为难极了，那种话——“我当时说——我当时说——”结巴了半天，他没说上来。

在大家的一再鼓励下，他背过脸去。最后在一连串音节的快速跳跃中，他说完了他的话，眼中噙满了泪水。

“顺序可能不太对，大致就是这样。”

卡尔文的双颊红了，这说明了她当时的心理感受。这个年轻人用了太多的侮辱性字眼，真够人受的。而且，他还说了让机器人“躲一边去”的话。

这太可怕了。

提出问题，甲、乙、丙、丁；回答问题，甲、乙、丙、丁。同样的东西重复了一遍又一遍，卡尔文的眉头渐渐皱起来，而且越来越紧。她花了五个小时对六十三个机器人讯问的结果是，她承认自己的无能为力，它们太一样了。

耳朵的判断自然算不上可靠。他们借助复杂的计算机，通过预先录下的音，对机器人的语言做数学诠释。这是机器人分析学比较复杂的一个分支。

随着每听完一组回答，勃格特必须列出词汇偏差来，标出回答问题的时间间隔曲线图，他的情绪越来越烦乱起来。

一切又合乎正常。

当然，仅仅依靠图表还是不够的。他们需要更好的、更明显的、足以通过肉眼观察识别差别的方法。

勃格特负责对基地上原有的内斯特进行谈话，除了新来的两个对辐射物理学知识的缺乏外，它们没什么可疑之处。辐射物理学知识总是送到后才对机器人输入的，这也没什么异常。

“内斯特被命令躲到一边去，”而且是最有权威命令它的人以最紧急的方式下达的，它只有照办了。我不知该怎么办，我既不能用更紧急的方式，又不能用更高一级的命令把原来的命令毁掉。”

“哈哈！它竟然躲到与它一模一样的机器人中间，也真够机灵的。”勃格特觉得很好玩。

苏珊·卡尔文却不觉得有什么好玩的。作为机器人心理学家，她更懂得事情的严重性。机器人在许多地方比人优越得多，它们下意识的也许意识到了这一点。而当时那个年轻人用那么粗暴的方式对待它，命令它躲到一边去，所以尽管它照办了，它心理上一定是反感的。也许它认为它有必要证明它高人一等。第一定律的不完善性又造成它的极不可靠性，它可能会去伤害人的。她举了一个例子：

“它将一件重物从手中抛开，如果它认为凭自己的力量和反应能在物体砸在人身上之前把物体挡开的话，它就没违反它的第一定律，即机器人不得伤害人。但是，一旦那个重物

离开它的手，它就不再是行为的主动者了，地心引力会代替它。这时，它也许会眼看着重物砸下而不去救人，因为它没这方面的严格责任……”

“简直是瞎猜！”勃格特不同意卡尔文的推理，觉得她有点神经质。不过，搞搞拉普反应他还是不反对的。

一个人静静地坐在椅子上。突然，一件重物坠落，很快向这个人砸去。就在重物将触及人的一刹那，用同步方法安置的一根铁棍则猛力一击，把重物挡开了。同时，在预设的小隔间内，六十三个 NS-2 型机器人正在观看这一情景。它们在重物被铁棍挡去之前的一刹那，都向前冲去。六十三个光电管记录下了它们的运动曲线图。

重物重新抬起，又落下；又抬起，又落下；再抬起……试验共重复了十次。

这些机器人也向前冲了十次。

“您们想看到什么呢？”柯尔纳将军发出疑问。

“一种差别。”勃格特回答。

“由于受第一定律的作用，机器人发现人将会受到伤害时，它会向人冲去，哪怕它们明明知道那人不会受到伤害，这称作被迫反应。可由于被修改了的内斯特第一定律的不完善性，它不负有这方面的责任，所以，它可以不予反应。”

“您看，”勃格特将试验记录推在柯尔纳将军面前，“从重物开始落下到机器人向前冲去，任何一个机器人所用的时间，随着试验的重复会逐渐呈减少趋势。这其中有一定的数学比

例关系支配。”

“人的自觉动作比条件反射的动作要迟得多，而机器人身上只有一个人为的自由选定问题，所以它的自由动作和被迫动作是一致的。我们通过试验想看到内斯特十号在试验时会吃惊，从而在时间上有所反应。”

可是，不幸的是，他们并没看到想看的東西。

“那么，我们没办法了！”少将满脸沮丧，“你们来这儿可已经五天了。”

“请把图表拿开，”这时卡尔文走进来了，“它们说明不了任何问题，我讨厌目前的状况。”

“最糟糕的是，内斯特不再遵守我们的命令。它在躲避我们，它在满足不断膨胀的优越感的同时，正在进入一种病态的、危险的状况——它想以机智胜过我们。”

“所以，在试验中，如果说别的机器人是不得不做出那种反应的话，它则是精心装作的。”

“我想重复一次试验，”她最后说：“我要事先告诉它们，在他们和人之间，已经安置上了电死它们的高压电线，它们是无法跳过去的。”

“您疯了，卡尔文！您要全部电死它们！”勃格特大惊。

卡尔文当然不会蠢到这种地步。“它们不会死的。我会预设好继电器，在它们压向高压线的同时能自动切断电源。”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除了内斯特十号留在原位，其余的机器人将冒死去救人，因为它们不能违背第一定律。而内斯特十号是不受这种限制的，它可以不那样做。

看看当晚的试验如何吧。

一个人静静地坐在椅子上。突然，一件重物坠落，向这个人砸去。可是就在重物触及人的一刹那，用同步的方式设置的一根铁棍猛力一击，重物被挡开了。

仅仅一次……

卡尔文从观察间的折叠椅子上站了起来，她一时气得呆了。

六十三个机器人静静地坐在自己的椅子上，谁也没动一下。

卡尔文真的生气了，她简直到了不可忍受的程度。可她还不敢发言，她表现出了一个心理学家应做到的忍耐性。

她核对了一下名单，这是第二十八个机器人了——下面还有三十五个在等着她呢。

“四小时前，你在放射室里看到一个受到伤害的人？”她极力语调平静地问。

“是的。”

“可你什么也没做？”

“是。”

“你不知他会因你的袖手旁观而受到伤害吗？”

“知道，可我，无能为力。”它变得畏缩起来。

“为什么呢？”

机器人结巴起来：“卡尔文博士，请你不要……不，请任何人不要认为我会愿意干一件使人受到伤害的事，这是可怕

的，哦！……”

“请冷静一点，孩子！”卡尔文安慰着它，想知道它到底在想些什么。

“是这样的，卡尔文博士！我被告知一位主人将因一件重物的坠落而受到伤害，可如果我去救他的话，就得越过高压电线，我会在救他的路上死掉的，而主人也必死无疑。所以我的死是毫无价值的。所以我想，如果我白白地把自己毁掉而且也没有命令，那是不可思议的。”

与问过的机器人的回答一模一样。卡尔文感到很为难。

“孩子，”她终于说，“这种观点是你自己想到的吗？”

“不是，”机器人犹豫了一下说道，“是我们其中的一个先提出来的，他告诉了我们。”

“是谁呢？”

“我记不清了。”

卡尔文叹了口气。下一个该第二十九个了。

一周以来，超级基地上的一切工作都停顿了。两个机器人专家搞了些毫无结果的试验，局面反而是更糟。柯尔纳将军也有点生气了，可他没公开表示他的愤懑，他知道，那样做是不明智的。

卡尔文可以不管什么明智不明智的事。她强令柯尔将军将六十三个机器人分开。“内斯特或者模仿别的机器人，或者利用花言巧语说服别的机器人不去做那些它自己做不来的事。”

“要么，”她冷冷地说：“我只能请求立即毁掉这些机器

人。”

她的要求太令人不可接受了。柯尔纳将军和勃格特同样地表示反对，三个人怒气冲冲争吵起来了。

蜂音器嘎嘎的响声使三个人冷静下来，杰拉尔德·布莱克走了进来。

他报告说，他发现关着机器人的丙号分隔舱上的锁有人动过，上面有新刮痕。

“明白了，”卡尔文无不讥讽地答道，“十号内斯特想要离开，它要执行躲到一边去的命令。它的异常行动也许会使它逃到那艘飞船上，乘船溜掉，太可怕了！”

“不过是锁上有几道新刮痕罢了。”勃格特不想把事情扩大，他圆滑地说道。

卡尔文可不吃他这一套。她不仅懂得事态的严重性，而且了解勃格特想当厂长的狡诈心机：“您是不想有妨碍您当厂长的东西吧？”

勃格特不吭声了。

我一点办法也想不出来了。我找不出任何一点不涉及第一定律方面的差别，哪怕一点也好。比如输入的东西方面；在对周围环境的适应方面；在专门技能方面……”她突然停下了。

她想起了一些东西。她的目光变得严峻而不可捉摸。她转向杰拉尔德·布莱克先生：

“你曾说过，技师们把自己的知识传授给这些机器人……”

“是辐射物理学方面的知识。它们来时不掌握这一门科

学。”

“是这样的！”勃格特也说，“我同它们的谈话，可以证实。”

“我明白了。”卡尔文挥挥手，请他们通通出去。她要自己考虑一会儿。

勃格特在苏珊的受意下对机器人进行辐射物理学方面的考问。苏珊坐在一边，旁观着。

“孩子，今天你还没到过这里吧？”

“没有。”

“那么，听着：这儿的事儿一完，你会被带往大厅的小隔里。你会看到一个受到伤害威胁的人。”

“是的。”

“自然，见到这种情况，你不会袖手旁观喽？”

“自然，先生！”

“不幸的是，在你和那个人之间，有伽马射线场。你知道伽马射线吗？”

“能量辐射，先生。”

勃格特的语调变得友好起来，他似乎不经意地问道：

“以前接触过伽马射线吗？”

“没有。”回答明确。

“唔……孩子，它是可以杀死人的。它能毁掉你的脑子。你不想毁了自己吧？”

“自然。”机器人看来有点儿震惊了。它迟迟地说：“事情是这样的话，我怎么救他呢？我先得毫无意义的死去。”

“是呀，孩子！”勃格特一付关切的样子，“我只能建议你

最好坐在原地不动。”

机器人如释重负。

“如果没有危险的伽马射线的话，那就得另当别论啦！”

“当然，先生！”

机器人被带走了。勃格特转向卡尔文，征询她的意见。

“很好！”

蜂鸣器响了一下，又一个机器人走进来了。

这一次务要成功，卡尔文可以说作了最充分的准备。尽管如此，为了以防万一，她决定亲自坐在中央，充当受害者。

她坐在哪儿，左顾右盼。一件重物突然落下，向她砸去。可在最后的一刹那，通过同步处理的铁棍用力一击，重物被击开了。

这时，一个机器人蓦地站立起来，向前走了两步。

但它又站住了。

可卡尔文已发现了它。她站起来用手严厉地指着这个机器人。

“十号内斯特，到这里来！”她叫道。

这个机器人慢腾腾挪了一步。苏珊·卡尔文盯紧它，命令把其它的机器人统统带走。

第十号内斯特又前进了一步——如果它的话。在她不可违抗的手势迫使下，它一步步移近，离她不到三米远了。

“人家告诉我，让我躲……”它刺耳的声音响起，向前又移了一步。

“我不得不服从命令。可早走你们就发现不了我——他认

为我没有用途，但他不对……我聪明而有力量。”

它又前进了一步。“我知道许多，但被发现了……真丢人！我聪明……却被一个懦弱的主人……”

它迈进了最后一步。它的金属手臂突然搭在卡尔文的肩上，她惨叫一声，眼泪立即涌了上来。

“谁也不该发现我……”恍惚中，卡尔文听到以上的话，她倒下了。

与此同时，内斯特的一只手横压在卡尔文的身上，也倒下了。它一动不动。

卡尔文被解救出来。她没有受伤，毕竟，第一定律并不是被废除，保留的那部分还是起了作用。

至于内斯十号，则由于布莱克见事不妙，放过五分的伽马射线，它报废了。

超级基地的工作恢复正常。运货飞船载着六十二个正常的NS-2型机器人，带着官方编造的推迟原因，向目的地飞去。卡尔文和勃格特乘坐政府的巡逻船，也准备飞回地球了。柯尔纳将军亲来送行。

“您还没解释过原因呢，卡尔文博士！”

“哦，那件事呀。”卡尔文勉强一笑，“你们知道，内斯特有种变态心理，认为它比人优越，而且这种倾向是越来越强烈。”

“我们知道这些，所以事先警告那些机器人，伽马射线的危险性，按照上次试验时内斯特十号的逻辑，它们只好呆在原地喽。它们会认为自己的死是毫无意义的。”

“可是，卡尔文博士，内斯特十号怎么……”

“很简单。这是我和布莱克先生的一个小安排。辐射到我和这些机器人之间的根本不是什么伽马射线，是无害的红外线。内斯特知道它是无害的，所以它向前冲去。它相信其它的内斯特在第一定律的约束下也会这么做，可他错了。那些正常的机器人对辐射类型是无识别能力的，仅仅半秒钟，他想起来了，可已经晚了。这自然使它感到羞耻，因为它的识别波长的本领也是从超级基地的人那儿学来的呀。至于其它正常的机器人，则由于相信我们告知的一切，坐在原地不动。而内斯特十号，只有它，知道我们是撒谎的。

“但一刹那间，它忘记了，或者不愿想起，其它正常的机器人比我们知道的更少。这都是优越感支配的结果呀！好了，再见吧，将军！”

## 六 逃 避

苏珊·卡尔文回来得正是时候。老板（公司创始人的儿子），总经理和艾尔弗雷德·兰宁博士正等着召开一次非她参加不可的大会。

总经理介绍的情况是这样的：一个月前，联合公司运来了大约五吨重的数字、演算方程式的资料。他们遇到了一个自己无法解决的难题，事实是，联合公司的思维机器坏了，他们把自己的机器搞成了一堆废铁。而美国机器人公司和联合公司是世界上唯一拥有超级机器人——电脑的公司，所以他

们希望美国机器人公司的电脑能够给予帮助，并提出了一个奇怪的交易条件。

公司经理扳着于指数道：

“如果我们不能解决他们的问题，但能够把他们忽略的因素找出来，我们会得到十万元的报酬；若是我们给他们解决了问题，则将得到二十万元；如果我们能给他们制造出机器人来呢，工本费不算，我们此后还可以从他们的利润中提成四分之一。”

这是一个关于发展星系间飞行器的发动机的问题。

交易明显地对公司有利。可联合公司的思维机器给搞坏了，同样的问题是否也不利于本公司的机器呢？

兰宁博士对挣大钱，利润分成之类的事情一贯鄙视，但作为负责人和科学家，他不能缄口不言：

“星系间旅行的问题至今还远远没有解决，整个情况也还不十分清楚，我们还是小心一点的好。我相信联合公司提供给我们的资料也不见得就比我们的更多。当然，对我们的电脑而言，并不存在处理东西太多的问题。值得考虑的另一个问题是，由于第一定律的存在，机器人对导致人的死亡或受伤的问题会永远做不出答案。如果问题恰恰是这样的话，我们就无法解决。若是用特别的，紧急的方式强令它回答的话，机器人将会处于进退维谷的两难境地，它既不能做出回答，也不能不做出回答。我觉得联合公司的机器人，也许正是由于上述原因致坏的。”

卡尔文的双臂交叉胸前，一直默默地听着。这时，她接着兰宁博士的话讲下去，声音低沉而平淡：

“机器人同我们人类一样，在困境面前它会采取逃避的方式的。有时，甚至会做出令人惊讶的举动来。一般情况下，这种境况发生时，它的半打继电器会毁坏，而在最坏的情况下，机器人的正电子脑会全部烧毁而无法修复。”

“所以，毫无疑问，联合公司提供给我们的资料中肯定包含了禁止向机器人提出的问题。自然，我们公司的电脑比他们的优越得多，它有联合公司的正电脑所没有的管情感的那部分线路。所以，他们的机器人一遇到左右为难的问题，就只有毁坏。可我们的机器人则不存在这方面的问题。我们可以把他们送来的资料分成逻辑单元，分别输送给我们的电脑。因为电脑在遇到左右为难的问题时，会出现一段明显的停顿，所以，它可以在思维线路还没打开或毁坏之前就放弃这个单元。”

“有把握吗？”老板担心地问。

“请放心好了。”卡尔文满有把握地说。

总经理笑了。只要交易对他们公司有利，这是他最关心的问题。“至少，我们可以找出他们失败的因素，从而得到十万元。他们将仍是那架坏了的机器，而我们却完好无损。也许一年或两年之间，我们会造出发动机，或像有些人所叫的那样——超原子发动机。”

老板抿嘴而笑。

“我可签字了。”

苏珊·卡尔文觉得，在正式工作之前，和面前这个两条腿的圆球状的电脑谈谈是很有必要的。它的圆球里充满氦气，

完全防震和防辐射。它的里面安装着神秘的正电子微型电路。

“电脑，过一会儿兰宁博士和勃格特将带给你一个复杂的问题。”她用柔和的声音说：“他们会一小点一小点地提给你，因为他们想让你建筑一个超越现有资料的东西，希望你能够留心。特别提醒你的是，这个问题的解决可能会引起对人的……伤害。”

“是吗。”电脑发出了人常有的那样一声叹息。

“哦，你不用惊慌。”卡尔文安慰它道，“我们对什么都不在乎，包括人的死亡。当你遇到涉及使人受伤或死亡的一页时，就停下来，把它退回，明白吗？”

“明白。可是，天啊！人的伤亡！”电脑又发出了几声感叹。

工作开始了，纸张一页页地被慢慢输入。随着每输入一页，电脑就停顿一下，发出格格机器运转声。接着它恢复寂然——表示下一页可以输入。几个小时过去了，约相当于十七本大部头的数学物理的东西被输进去了。

工作进行着，每个工作人员渐渐紧张起来。兰宁的皱纹更深了；勃格特则啃裂了自己的手指甲。至于卡尔文，随着最后一页的输入，脸色成了煞白。

“电脑？”卡尔文试探地叫道。

“嗯！”

“你一切好吗？”

“很好，卡尔文博士！我将给你们建造一艘完整的飞船——如果给我足够的机器人的话。”

“不会有什么麻烦吗？”

“不会，一切都很简单。”电脑快活地说道。

“它一定发生了什么糟糕的事。”卡尔文忧心忡忡。

兰宁说：

“也许，我们想错了，根本不是那回事。联合公司也许不是因此……我们让电脑建造它的飞船吧，我们可以派最好的野外试验家去试验它。”

鲍威尔和多诺万的假期结束了，他们被指派对付这新出现的难以驾驶的飞船。这是他们的职业。

多诺万不想干这种工作了，他表示他不想执行这次任务。兰宁走了，对着面前的新玩艺，他还是不自主的跟随鲍威尔走了进去，也许是职业习惯性吧。他们想看看再说。

这是一架浑然一体的飞船。表面清洁而整齐，四壁刨得光溜溜的，发着金属光泽。走廊是一条狭窄的通道，沿着通道是一排毫无特色的房间。飞船头部的一间里面，安装着由无反射玻璃，带曲线条的一扇窗子构成的唯一孔眼，孔眼下方是大仪表盘。一根指针，死死地指向零标志。刻度上唯一的字还是“秒差距”，右端，小体字刻着1,000,000。这有两把椅子，做得正合人体的曲线，坐着很舒服。

两个人从头到尾地走了一遍，鲍威尔笑了。

“这艘船飞行不了。”

为什么？”

“没有驾驶室，没有操动杆，也没有发动机。”

这可得赶快向兰宁老头子反应一下。可他们神使鬼差地

竟走进了锁气室，不知谁把门锁上了。

多诺万用力地拉着锁杆，想弄开它，但只是白费劲，锁杆连动也不动一下。

最后，他们只好呆在有窗的房间里以期被人发现。可当他们注意起窗外时，发现天空已不再是蓝色，而是黑色的了。点点星光缀满了天空。

咻通！咻通！鲍威尔和多诺万无力地倒进椅子里。

与此同时，在艾尔弗雷德·兰宁的办公室里，卡尔文博士正忐忑不安地搓着双手。整整两个月来，她对电脑进行了无数次耐心的讯问，但什么也没有得到。她相信一定是某个环节上出了差错，可她不敢鲁莽从事，她可不想使公司的电脑也变成一堆废铁。

“它总不能破坏第一定律吧？”对卡尔文工作进展得如此缓慢，兰宁很生气。

“我也希望……但是……”

突然，刺耳的警报声响起。

飞船自己飞走了。

苏珊·卡尔文故作镇静地讯问电脑，发生了什么事。

“没发生什么呀！”电脑高兴地回答，“你们指派的人进了船舱，我就让飞船起飞了。”

“哦！”卡尔文呼吸堵塞，“他们，顺利吗？”

“当然！我们顾全了各个方面，卡尔文小姐。”

“这可大出他们的意料呀，他们准吓坏了。”

“没关系！他们会好好的，他们一定会感到很有趣。”电脑变得闪烁其词起来。

苏珊不敢往下问了。

“为什么不问问它，他们有没有生命危险？”兰宁生气地问卡尔文。

“您想使它变成废铁吗？”卡尔文冷冷地回答。

鲍威尔和多诺万总算弄明白他们目前的处境了。

不用人的操作，电脑自己起飞了。显然，它是被遥控的。他们感觉不到明显的加速度，那么，它的制造原理一定很特别了。

“反正，电脑是机器人，它应该遵循第一定律，不能伤害我们。”

多诺万慢慢坐下了。

可是四壁空空如也，他们吃什么？喝什么？在那儿休息？发生了事故，怎么办？

“甚至，我连洗澡间都没看见。”多诺万又发起牢骚了。

也不知什么时候他们才能返回地球。

这时，不知从哪儿传来了声如洪钟的声音：

“格雷戈里·鲍——威——尔！迈——克尔·多——诺——万！”

“请报告——你们——目前的方位。如果——飞船——可——由你们——控制，请返回——基地。”

“格雷……”

每经过一定间歇，这声音就重复一次。

鲍威尔和多诺万面面相觑，找不出发出声音的地方。最后，他们决定大声呼叫：

“方向不明！飞船无法控制！情况危急！”

在那种声音的间歇中，他们用力地喊着，连嗓子都喊哑了。可除了那种声音不断重复着，他们得不到任何回答。他们突然明白，飞船中没有发射装置。

不知何时，那种声音消失了。

他们觉得饿了。尽管不抱任何希望，他们还是决定碰碰运气，看飞船上有什么可吃的东西没有。

沿着通道，他们一前一后地向前走去。突然，一段墙壁落了下去，落入里面的凹处。两个壁橱，一个塞满形状各异的无商标的罐头，一个放着一式的搪瓷罐。

鲍威尔抄起一顶罐头，里面是烘过的预热型豆子，有小勺。

飞船上总是豆子。多诺万想吃点别的，可他挑来挑去，打开的一顶罐头仍是豆子，他不高兴地叫了一声。看来飞船上只有豆子了。

搪瓷罐里是牛奶。

“又是牛奶！”多诺万愤懑极了。

无可奈何地吃完这顿饭，他们离开了。落下的墙壁自动升起，又成了一整块墙壁。

一切都是自动的。

在美国机器人公司的办公室里，兰宁停止了呼叫。不会有什么结果了。

电脑说他们可以通过无线电与飞船联系，可他们把所有的波长都试遍了。“电脑说什么了没有？”他转向一旁的卡尔文。

“它对一切都非常乐观。”卡尔文回答，“我相信问题出在星系间跳跃上，但电脑不说什么，它的反常令我很担忧”。

“星系间跳跃！”勃格特一惊，急匆匆地走了。

两小时后，他作了如下令人震惊的报告：

“星系间跳跃不是一瞬间的事。当穿越宇宙进行星系间跳跃时，物质和能不可能以原本的形态存在，也就是说，生命不可能存在。这就是联合公司的电脑之所以毁坏的原因。”

鲍威尔和多诺万在飞船中呆了五天了。

可他觉得自己已形容枯槁，狼狈不堪了。他们无事可做，真是无聊极了。

而且，他们越来越感觉到一种体内的不舒服。

他们觉得整个飞船，连同他们自己都在颤动不已，似乎在聚集力量准备干什么似的。

“完成星系间的跳跃？”鲍威尔捋着胡子猜测。

“那就来吧！我可不想等死，我得搏斗！”

然而，他没有进行搏斗的机会了。

一小时后，巨大的震动使一切变得模糊起来了。整个飞船抖动着，聚集着不断增强的力量。就要进行星系间的跳跃了。

针刺般的疼痛使鲍威尔站起来了。他望着多诺万，很快就失去了意识。他似乎听到多诺万的叫声，弱如游丝。接着，

他的五脏六腑乱作一团，眼前的东西散乱了，旋转起来。一阵刺眼的强光和疼痛之后，他倒下了。

他死了。

只有朦胧的意识永恒存在。鲍威尔意识到自己变成了一根白色的细丝，周围是那么寂静、黑暗。

白色细丝喘息着，似乎听到一个关于棺材的什么滑咕溜叽的声音。

“……设计得非常科学，适合人体的自然曲线。……记住——你们要死过去……一段时间，限记……”

声音渐渐消失了。十万魔鬼的声音响了起来：

“你这个恶棍，当你死了的时候，我会非常高兴。”

“你这个恶棍，当你死了的时候，我会非常高兴。”

……

白丝接着绷紧起来，似乎一群说话的人，吵吵闹闹，在排队进地狱。

“好猛的火，我搞到一个匣子……”

“我造了伊甸园，可老圣皮特……”

……

“到那边排队去，否则……”

一切声音乱成一团糟。当一片片坠落消失时，白色细丝的鲍威尔又恢复了生命的形体。他头痛欲裂，浑身散了架般难受。

多诺万的经历也无比痛苦。他听到挫手指甲的声音，还有地狱的大火和折磨，像以前听的布道。

他虚汗满面地面对鲍威尔，不相信他死而复生。

这时，飞船上唯一的仪表刻度是三十万秒差距。他们已飞出整个银河系了。

他们对自己作为第一批飞出太阳系的人而骄傲。

“我们得回去，哪怕再死上一次也行。”

七小时以来，苏珊·卡尔文一直在耐心的、转弯抹角地同电脑说着话，她希望得出什么，她实在厌倦透了。

电脑对星际跳跃的事始终显得很乐观、轻松。

“他们会活着吗？”

“当然。”

“不会伤害他们吧？”

电脑沉默了。卡尔文知道，她问了不该问的问题了。

“你不必一定回答的，电脑。”她安慰道，尽量用愉快的口气。

“您把一切都弄糟了。”电脑最后这样说。

卡尔文一怔，接着，她突然恍然大悟。

飞船安静地降落地面。锁气室的门自动开了，鲍威尔和多诺万走了下来。

人们看到，红头发的鲍威尔一走下飞船，就毫不犹豫地跪下来，给了混凝土地面一个响亮的吻。

不用说，他们受到了同事和家人最热烈的接待。

随着多诺万和鲍威尔的报告接近尾声，卡尔文恢复了她惯有的冷冰冰的神态。“这是我的错，”她说道。

“星际间的跳跃意味着人的死亡，这是无疑的。正是它造成了联合公司机器人的毁灭，可是，”卡尔文窘迫地说，“我曾对机器人说了对于死亡不要惊慌之类的话。当时你们全不在意，可机器人听明白了，这无疑降低了对死亡的严重程度……尽管是部分的。我们的电脑计算出星系间跳跃后飞船上的人会恢复生命，正如飞船本身的物质和能量能恢复到原先一样。所以，这里的死亡，是暂时的，你们明白吗？”

“尽管如此，机器人还是受到打击了。于是它像人一样，采取了回避的态度和方式。它制造的飞船保证人的安全，却没有操纵仪；有接收设备，能听到讲话，却无法进行回答；有牛奶和豆子……它开了一个出色的玩笑，但它并没有伤害人。”

“什么？”鲍威尔和多诺万一齐大叫起来。

作为对联合公司居心不良的“回报”，美国机器人公司决定把飞船出售给他们，从而得到20万元的报酬，还有加工工本费。如果它们想试验的话，那就调制好电脑，让它再开一次玩笑好了。

至于他们自己的公司，将力图绕开星际间跳跃的途隘，从而为人类有机会到河外星系的王国里去做出努力。

## 七 证 据

如今，通往宇宙间的飞跃不是想象中的事了。实际上，人

类在附近的一些小行星上，已建立起人类的殖民地。

然而，这还不是卡尔文博士所最关心的。她给我讲了一个真正的人——蒂史芬·拜厄利先生的事。他去年死了。

弗兰西斯·奎因是个新派的政治家，就像人家说的那样。可是有一次，奇妙的政治使艾尔弗雷德·兰宁博士和这个人物走到了一起。

他们面对面坐着，兰宁博士的白眉毛倒挂，一脸的厌烦，不痛快。他历来对政治不感兴趣，何况他目前已不再担任公司的任何职务，只不过常来走走罢了。

幸而他说话的口气还十分友好，也许是职业习惯的原因吧。因而奎因先生没感到任何的不安。他关心的只是政治问题，毫无疑问。

“根据我们可靠的调查，这位检察官先生从来不吃任何东西……”

“什么？”

“或者说，从来没有人见他吃过什么，喝过什么，甚至——没见他睡过觉。”

兰宁博士蓦地警觉起来。

“我想，我的意思表述明白了。”政治家沉吟地说道。

“是的，然而，这是不可能的。”

“干脆说吧，兰宁博士！他是个机器人。”

蒂史芬·拜厄利是目前都市的检察官。他的过去很平常，据奎因先生调查的结果表明：他曾在一个小镇上安静地生活

过，大学毕业，早年丧妻，出过一次车祸，很久才恢复过来，教过法律，后来迁居于此，当了检察官。

他的政绩是有目共睹的。他做检察官以来从没要求过死刑，还曾极力主张废除极刑。他认为对罪犯应当进行教育而不是惩罚，因而他对犯罪精神生理学方面的机构慷慨地给予资助。他办事效率高，公正，而且精力充沛，从来没显过疲乏。

他参与了此次的公职竞选。他也明了新派政治人物奎因先生对他进行的暗中捣乱。不过，他对当选为下一任市长，还是充满了信心。

此时，他平静地坐在艾尔弗雷德·兰宁和苏珊·卡尔文对面。据档案记载，他四十岁了，看样子也是四十岁了。不过，他那健壮的、保养有素的、温厚善良的外貌与他的年龄似乎有点不符。

“我是机器人，真的！我就是……”

他大笑了，笑得爽朗而又持久。

“那可不是我说的，先生！”兰宁打断了他的话，“是一个相当有地位的人物郑重其事地提出来……”

他感到很难堪，本来他是不情愿的。

他觉得弗兰西斯·奎因的指控荒唐可笑。不过，为了公司的利益，他只得这样做，奎因先生声称，如果他们不肯拿出证明蒂史芬·拜厄利身份的证据来，他就将此事公诸于众。在地球上到处严禁使用机器人的情况下，这对他们公司可不是好玩的。

真正的情况是，美国机器人公司是太阳系唯一生产正电

子机器人的企业。如果拜厄利真是机器人的话，那肯定是他们公司的。

“很简单，您当着大家的面吃一顿饭，让人给你拍一张照片。”

“很遗憾，我不能合作。这一切都荒谬可笑，而且，那位先生——为了谈话方便，我们称他为奎因好了——你们不去注意他的说法多么离奇，反而帮助他……”

“不管怎样，”兰宁用一种威胁的，固执的口气说道，“先生！为了解决问题，我说的那顿饭，你还得吃。”

一阵沉默，拜厄利转向一直没开口的苏珊·卡尔文。她一直盯着他在看。

“听说您是‘美国机器人公司’的心理学家。”

“确切地讲，是机器人心理学家。”

“那么，既然您是心理学家，又是女性，我想……”

“什么？”

“您手提包一定有吃的东西。”

卡尔文眼睛一亮。她拿出一只苹果，轻轻递给他。

蒂史芬·拜厄利先生接过去咬了一口，嚼了嚼，咽下去了。

兰宁博士松了一口气，放心了。卡尔文明白，其实这说明不了任何问题。一个能制造出如此完美的真人型的机器人的人，他在其它一切细微未梢上的考虑也会是周到的。所以她说：

“吃一顿饭也是说明不了任何问题的。”

“得了，兰宁粗暴地阻止了卡尔文的继续追究。我只关心

公司的利益，只要我们公司能摆脱这一场灾难，就行了。至于奎因想干些什么，我才不管呢。”

他出卖了弗兰西斯·奎因。拜厄利不愧为政治老手，他相信兰宁最终会讲出来的。

兰宁的脸红了。

“这件事中的政治因素，请您别忘了。”拜厄利说，“我希望自己当选市长，可奎因先生一味地从中捣乱，硬说我是机器人。”

他充满自信地说：

“他敢于这样做，那我也就毫不客气了。他的这种做法，简直是搬石头砸自己的脚。”

“您太自信了。”苏珊·卡尔文站了起来。

当天晚上，这位检察官先生回到自己的家门口。这时候，苏珊·卡尔文说他的那种自信却不见了。

他向屋内的安乐椅走去。上面坐着一个满脸伤疤的人。他的嘴歪向一边，讲话模模糊糊的。

“回来这么晚？”

“是，我遇到了一点麻烦事。”

他靠近这个残疾人，一脸的温柔和爱意。这时可以看见他的双腿也是残废的。“也许你得帮我点忙。在你我之间，你可是最高明的啊！”

他小心翼翼地把这个残疾人抱到花园的草坪上，夜色很美。

“发生了什么事？”

“奎因在竞选中以宣布我是机器人想搞跨我。”

“知道了……”

“你看，我们能不能这么办？……”他突然说。

与此同时，在艾尔弗雷德·兰宁的办公室里，一场哑剧正在表演着。弗兰西斯·奎因沉吟地瞪着艾尔弗雷德·兰宁，兰宁还气势汹汹地瞪着苏珊·卡尔文，卡尔文则冷冰冰地瞪着奎因。

“简直是诡诈！”奎因打破了沉默，首先说话了。他不能相信兰宁博士带给他的证据，也难怪，那可不是他所需要的。

“我们可已经按您的吩咐做了，先生！”兰宁摆出一付无能为力的样子。

“您也是这样认为的吗，卡尔文小姐？”奎因圆滑地转向苏珊·卡尔文。半小时来，她没吭过一声。

她依然冷冰冰的。无视兰宁对她的一再暗示，她说道：

“先生！您的指控只能作为依据，而不能作为证据。这一点你也明白，是不是？您相信拜厄利先生凭自己的能力一定会驳倒您，否则，您也就不会来找我们了。我所能说的是，就目前而言，能证实拜厄利先生是不是机器人的途经只有两个：一是物理学的办法，就是拆开它，或是利用 X 光；一是心理学的办法，即对它的行为进行研究。”

“然而，只要拜厄利先生不做出违背机器人学三定律的事来，对他的行为进行研究显然是毫无意义的。可他既然是机器人，就一定会遵循机器人学三定律，所以，您无法通过心理学的方法对他研究。”

“这样，也许我只能够证明他不是机器人。”

奎因摇摇头，仰靠在安乐椅上。他心中升起一种不耐烦的情绪来。

“一个机器人真能造得从外表上看与真人一模一样？”

兰宁博士点点头，承认说：“只要设备齐全在两个月内完成一个这样机器人的制造，是完全可能的。”

奎因有了新主意了。

“那我们就来看看拜厄利先生的内部货色吧。这样难免要毁坏贵公司的荣誉了，请原谅！本来，你们是有能力加以防止的。”

奎因走后，兰宁无不抱怨地面向苏珊·卡尔文。

“你干吗那么固执……”

“我可不能做撒谎的事，我不是胆小鬼……”苏珊急了。

“况且，他是拆不开拜厄利先生的。拜厄利先生的聪明才智不会比奎因先生更差。”

真应该感谢奎因先生的暗中相助。拜厄利被提名为市长候选人的消息，提前一周就传遍了城市的角角落落。

拜厄利被提名为市长候选人。没有竞争对手，这有点令人费解。偏偏又有人提出指控。在拜厄利被提名为候选人的那次会议后的第二天，一家报纸就发表了一篇与苏珊·卡尔文博士的长篇的谈话摘要，题目为《世界著名机器人学专家谈机器人心理学和正电子学》。

一般市民变得困惑不解起来。如果指控属实，那问题可够严重的；可是如果不是呢，那指控者岂不愚蠢到了极点。

这以后不久，一件事突然就发生了。那就是不能适应“原子时代”生活的教旨分子的仇恨。仅凭奎因的指控和卡尔文的分析，他们仇恨机器人及其制造者们的借口就足够了。

一场运动即将发生。

拜厄利先生泰然自若地看着小个子警官哈罗逊，这个人显得有点虚张声势。大街上，警察已布置好警戒线，新闻记者和摄影师等在那里，一家广播电视公司的摄影镜头正对着拜厄利先生公寓的黑色大门。

“检察官先生，我奉命对您的住宅进行搜查，这是文件……”

检察官先生漠然地瞧了瞧文件，点了点头。

然而，几分钟后他的人就都回来了。这还不是他此行的主要使命。

他向拜厄利先生鞠了一躬，窘迫地说：

“拜厄利先生，我们带来了荧光摄影机，我们奉命对您本人……”

“搜查？”

“是的。”

“你们奉了这样的命令吗？”拜厄利接过哈罗逊递来的公文，又看了一遍，而后念道：“……蒂史芬·拜厄利先生所属的房产，以及车库，储藏室和其它一切……嗯，亲爱的先生，文件上似乎没说对我的五脏六腑进行检查吧？我可不是房产的一部分。”

“可是，先生……”哈罗逊知道他该对谁负责。况且，这

对他不仅意味着任务的完成，而且会有一件美差将落在他的头上。所以，他坚持着

然而，高明的拜厄利先生不是那么容易屈服的。“不错，我住在这所房子里，然而，我不是他的一部分，我是一个具有全权的公民。如果仅凭这一纸不足信的公文而搜查我，这就是侵犯我的人权的行为，我将要求法律保护。”

“当然，拜厄利先生，可假如您是机器人……”

“是的，您的公文上这样说吗？”请看——拜厄利指着文件上的某个地方，“‘该住所虽于……’等字样的部分。您知道，机器人是不会拥有财产的，哈罗逊先生。请回去转告您的主人，他再这么干，我可要不客气了！”

“算您能言善辩……”

哈罗逊悻悻地走了。门口的摄影师没得到任何想要的东西，采访记者们都很失望。但哈罗逊坐进汽车，却相信他一定会拍上片子。“要拍好”，他想。

在奎因的倡议下，拜厄利先生通过电视电话与他进行了一次会晤。这与面对面的对话没什么区别。

“您身上穿了反 X 光射线的防护服，拜厄利先生。”奎因直接了当地说，“我打算向公众宣布这个事实。”

“好啊！我想您大概早已公布于众了吧。我相信我对外的一切电话早都被窃听了，所以，我一直就呆在家中。”

拜厄利说话象聊天，口气十分友好。

“您请放心，至少这次是被妥善保护的，不会被人窃听。倒是我很冒了几分个人风险呢。”

“当然，至今还没有人知道您是幕后指挥人，至少没人正式知道。至于我，您的代理人已拍过片子，我想您心里一定很明白。”

“可您害怕 X 光射线。”

“您在蓄意侵害我的人权。我拒绝进行 X 光透视无非是维护我自己应有的权力罢了。如果我一旦当选，我也将维护他人的极力。”

“好一篇有力的演说词。”奎因语调一转，突然说：

“昨天搜查时，您家似乎差一个残废人。”

“什么？”

“他不在家。”

“不错。那是我的老师，他在城外休养已经两个月了。这也要您批准吗？”

“可他是一个学者，懂得机器人。”

“我不懂您的意思。他残废前做过律师，他现在搞生物物理学研究，有许可证，这对他来说，只不过是消磨的娱乐罢了。这有什么不正常吗？”

“我是说，他懂得关于正电子大脑的问题。”

“这请您去问‘美国机器人公司’的朋友们吧。”

“好了，我们别再罗嗦了，拜厄利！您的残废老师才是真正的蒂史芬·拜厄利，而您，只不过是他制造的一个机器人。我们可以证明的。”

“那么，请你去查好了，祝您顺利！”

“我们将搜查您所谓老师的‘乡间别墅’。”

“没有正当的理由，那您可办不到。但如果您硬要去，我

也拦阻不了。”

片刻地沉默后，奎因说：

“反正您也当选不了，何必这么固执呢？”

您已被指控为机器人，可您没有任何举动证明您不是。”

“我只知道，您的广告做得不坏，我不是成了世界闻名人物了吗？”

“可您确是机器人呀。”

“那可是您说的。”

“然而，这足以使大家不选举您。”

“那您放心了——您达到了目的。”

“再见。”奎因的影像从电视上消失了，他的语调第一次显得恶意毕露。

空中轿车无声地落在拜厄利先生的公寓前。再过一周，就要进行选举了，他接自己的老师进城。

约翰那畸形的嘴里发出嘶哑声，他在为拜厄利的选举担心。然而，拜厄利握着他那奇形怪状的手，觉得有他在身边，放心极了。

林顿先生很为难。他不懂拜厄利为什么拒绝他做为全权代表的好意，而执意要公开演讲。

“蒂史芬，您不能这样。您干吗不搞录音或电视录像呢？教旨派分子会向您扔石头的。”

“您不希望我获胜？”

“那儿的话。可您连性命都保全不了。”

“没事。”拜厄利看看表，“噢，还有五分钟。”

拜厄利站在了讲台上，下面是五万黑压压的观众，旗帜林立，无数标语写着各式指控拜厄利为机器人的口号。广场上升腾起一种不友好的氛围。

想到此时此刻，全世界都在注视这里，拜厄利笑了。

他开始演讲。然而人群的喧嚣，教旨分子的狂吼乱叫，把他的声音淹没了。一场流血事件似乎就要发生，林顿先生的头上冒汗了。

这时，前排中一个瘦骨嶙峋的公民突然向前台冲来。他的上衣看上去似乎有点过于短小。

他使劲向拜厄利嚷着什么，然而人群的喧嚣声压过了他，听不清他嚷些什么。拜厄利伏下身去。

费了很大的劲，林顿先生才使大家安静下来。那个人被请上讲台。

拜厄利先生请他讲话。

“我要你打我！”瘦子说，突然下巴向前一伸。

“你打呀，你这个怪物。你说你不是机器人，那你就打呀，你为什么不打呢？”

会场上一片沉默。拜厄利最后说：

“我不能无缘无故的打人。”

“当然啦！”瘦子粗鲁地笑了。“你不是人，你压根不是人，哈哈……”

拜厄利的脸色变了。他抡起巴掌，在众目睽睽之下，向瘦子狠狠地打下去。那个人一个跟头摔倒了。一脸的大惊失

色。

拜厄利说：

“请原谅，我……请先把他扶起来。演讲结束后，我和他谈谈。”

所有的人都惊呆了。

苏珊·卡尔文调转车头准备离开，这时，一个记者追上来问了一个问题，她没听清楚。

“他是真人！”她只说了这一句话，然而，这就足够了。它比拜厄利先生长长的演说重要得多。

拜厄利就任市长一星期前，卡尔文与他会了一次面。

新市长看上去很精神。

“您一定懂得奎因，拜厄利先生。您对机器人似乎不感兴趣，可奎因先生说的那位拜厄利似乎不是这样的。”卡尔文说。

“他是个青年律师，出色演说家，一个伟大的理想主义者。一次车祸使他的妻子丧命，而他本人也因此两腿致残，脸也变成了丑八怪，失去了说话能力。可他聪明异常，十分智慧，从此他深居简出，不知用什么办法研制成了正电子脑，而且是一种能够解决伦理道德的最尖端的复杂大脑。再后来，他弄来了躯干，训练它干他自己所干的事，并且成功了。然后，他便把它以自己的身份派到世上来，而他自己，作为他的老师——一个残废人……”

“可是，”拜厄利说，“我打人一举，似乎推翻了他的一切。”

“确实是。可这是巧合吗？”

“不。是这样的，我的人放风说我从未打过人，如果在我

的权力受到侵犯而不还手的话，那将证明我是个机器人，奎因果然上当了。以后的事您都知道，我不必再说了。我安排了看似愚蠢的演讲，因为我断定总会有人上当的。果不出其然，一个傻瓜上来了，所以，我获胜了。”

卡尔文点了点头。

“这是你们政治家们的事。可我更喜欢的却是机器人。说真的，如果能制造出担当行政长官的机器人，我想它一定会是长官中的佼佼者。因为他不会伤害人……”

“当然，除非他自己由于正电子脑的缺陷而不能胜任工作。”

卡尔文笑了。

“可惜奎因没把一切预料到。”心理学家说。

“您是说……”拜厄利不解地望着卡尔文。

“是的。奎因说的那个蒂史芬在选举前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在城外呆了三个月。可您演讲前，他恰巧回来了。不用说，他一定把他做过的事又做了一遍，而且毕竟，这次就容易多了。”

“我不懂。”

卡尔文站起来准备走了。

“我只想告诉您，在一种情况下，机器人可以打人而不违反第一定律。”

她已走向门口，但她站住了，平静地说：“在一种情况下，也就是当这个被打者也是机器人的情况下。拜厄利先生，再见吧！”

后来的事实证明，拜厄利确是个好市长。然而，他竟是

个机器人，这也是千真万确的。

“再说，是又不是，又有什么重要的呢。”卡尔说：“一年前，他把自己毁了，什么也没留下，也不能对他证明了。”

她的目光变得古怪起来：

“我看到一切是怎么开始的——那时机器人还不会说话呢。以后将会发展成什么样子，我就看不到了，我快不行了。”

真的，她什么也看不到了。一个月前，她死了。